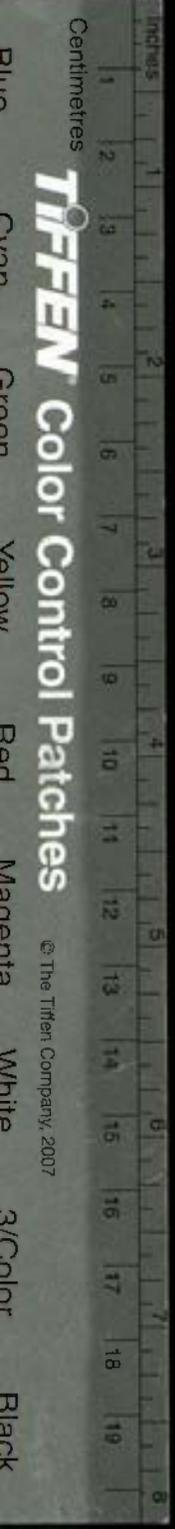


宋謙之贈

1-4



續高僧傳二集



高僧傳二集序

唐釋道宣撰



宋謙之贈

原夫至道絕言。非言何以範世。言惟引行。卽行而乃極言。是以布五位以擢聖賢。表四依以承人法。龍圖成太易之漸。龜章啓彝倫之用。逮於素王繼轍。前修舉其四科。班生著詞。後進安其九等。皆所謂化導之恆規。言行之權致者也。惟夫大覺之照臨也。化敷西壤。迹紹東川。踰中古而彌新。歷諸華而轉盛。雖復應移存沒。法被澆漓。斯乃利見之康莊。缺有之宏略。故使體道欽風之士。激揚影響之賓。會正解而樹言。扣

玄機而卽號。並德充宇宙。神冠幽明。像設煥乎丹青。智則光乎緇素。固以詳諸經部。誠未續其科條。竊以葱河界於剡洲。風俗分於唐梵。華胥撰列。非聖不據。其篇則二十四。依付法之傳是也。神州所紀。賢愚襍。其題引則六代所詳。羣錄是也。然則統斯大抵。精會所歸。莫不振發蒙心。網羅正理。俾夫駘足九達。遺蹤望而可尋。徇目四馳。高山委而仰止。昔梁沙門金陵釋寶唱。撰名僧傳。會稽釋惠皎。撰高僧傳。創發異部。品藻恆流。詳覈可觀。華質有據。而緝哀吳越。敘略魏燕。良以博觀未周。故得隨聞成彩。加以有梁之盛。明

德云繁。薄傳三五。數非通敏。斯則同世相侮。事積由來。中原隱括。未傳簡錄。時無雅贍。誰爲補之。致使歷代高風。颯焉終古。余青襟之歲。有顧斯文。祖習乃存。經綸攸闕。是用憑諸名器。竝對殺青。而情計栖遑。各師偏競。逃聽成簡。載紀相尋。而物忌先鳴。藏舟遽往。徒懸積抱。終擲光陰。敢以不才。輒陳筆記。引疎聞見。卽事編韋。諒得列代因之。更爲冠冕。自漢明夢日之後。梁武光有以前。代別釋門。咸流傳史。考酌資其故實。刪定節其先聞。遂得類續前驅。昌言大寶。季世情繫。量重聲華。至於鳩聚風猷。略無繼緒。惟隋初沙門

魏郡釋靈裕。儀表綴述。有義宏方。撰十德記一卷。偏敘昭玄師保。未粵廣嗣通宗。餘則孤起支文。薄言行狀。終亦未馳高觀。可為長太息矣。故使霑預染毫之客。莫不望崖而戾止。固其然乎。今余所撰。恐墜接前緒。故不獲已而陳。或博諮先達。或取訊行人。或即目舒之。或討讎集傳。南北國史。附見徽音。郊郭碑碣。旌其懿德。皆撮其志行。舉其器略。言約繁簡。事通野素。足使紹胤前良。允師後聽。始距梁之初運。終唐貞觀。十有九年。一百四十四載。包括岳瀆。歷訪華夷。正傳三百三十一人。附見一百六十八人。序而申之。大為十

例。一曰譯經。二曰解義。三曰習禪。四曰明律。五曰護法。六曰感通。七曰遺身。八曰讀誦。九曰興福。十曰禳科。凡此十條。世罕兼美。今就其尤最者。隨篇擬倫。自前傳所敘。通例已殫。迴互抑揚。實遵宏檢。且夫經導兩術。掩映於嘉苗。護法一科。綱維於正網。必附諸傳述。知何續而非功。取其拔滯開元。固可標於等級。餘則隨善立目。不競時須。布教攝於物情。為要解紛靜節。總歸於未第。區別世務者也。至於韜光崇岳。朝宗百靈。秀氣逸於山河。貞概銷於林薄。致有聲喧玄谷。神凝紫煙。高謝於松喬。俯眄於窮轍。斯皆具諸別紀。

抑可言乎。或復匿迹城闔。陸沈浮俗。盛業可列。而吹噓罕遇。故集見勸風素。且樹十科。結成三袞。號曰續高僧傳。若夫搜擢源派。剖析憲章。麤識詞令。琢磨行業。則備於後論。更議而引之。必事接恆篇。終成詞費。則削同前傳。猶恨逮於末法。世挺知名之僧。未覲嘉猷。有淪典籍。庶將來同好。又塵斯意焉。

高僧傳二集卷第一

譯經篇初 本傳六人附見二十七人

梁楊都正觀寺扶南國沙門僧伽婆羅傳一

曼陀羅 木道賢 僧法 道命

梁楊都莊嚴寺金陵沙門釋寶唱傳二

梁武帝 梁簡文帝 僧朗 僧紹

魏北臺石窟寺恆安沙門釋曇曜傳三 曇靖

魏南臺永寧寺北天竺沙門菩提流支傳四

常景 李廓 寶意 覺定 法場 法希 楊街之 曇顯 智賢 藏稱 智希

陳南海郡西天竺沙門拘那羅陀傳五

高空 德賢 善吉

陳楊都金陵沙門釋法泰傳六

智愷 智敷

曹毗 道尼

梁楊都正觀寺沙門僧伽婆羅傳第一

僧伽婆羅梁言僧養亦云僧鎧扶南國人也。幼而穎悟。早附法律。學年出家。偏業阿毗曇論。聲榮之盛。有譽海南。具足已後。廣習律藏。勇意觀方。樂崇開化。聞齊國宏法。隨舶至都。住正觀寺。為天竺沙門求那跋陀之弟子也。復從跋陀研精方等。未盈炎燠。博涉多通。乃解數國書語。值齊歷亡。墜道教陵夷。婆羅靜潔身心。外絕交故。擁室棲閑。養素資業。大梁御寓。搜訪

術能。以天監五年。被敕徵召於楊都壽光殿。華林園正觀寺。占雲館。扶南館等五處。傳譯訖十七年。都合一十一部。四十八卷。即大育王經。解脫道論等是也。初翻經日於壽光殿。武帝躬臨法座。筆受其文。然後乃付譯人。盡其經本。敕沙門寶唱。惠超。僧智。法雲。及袁曇允等。相對疏出。華質有序。不墜譯宗。天子禮接甚厚。引為家僧。所司資給。道俗改觀。婆羅不畜私財。以其嚫施。成立住寺。太尉臨川王宏。接遇隆重。普通五年。因疾卒於正觀。春秋六十有五。梁初。又有扶南沙門曼陀羅者。梁言宏弱。大賫梵本。遠來貢獻。敕與

婆羅其譯寶雲法界體性文殊般若經三部合一十卷。雖事傳譯未善。梁言故所出經文多隱質。時有居士木道賢。以天監十五年獻優樓頻經一卷。文既鮮具。不辯來由。又有大學博士江泌女僧法者。小年出家。有時靜坐。閉目誦出淨土妙莊嚴等經。始從八歲。終於十六。總出三十五卷。天監年中在華光殿。親對武帝。誦出異經。楊都道俗咸稱神授。若驗佛經。斯唯宿習。未可餘談。竊尋外典。生知者聖。學知者次。此則局談。今身昧於過往耳。若不然者。何以辯內外賢聖淺深之通塞哉。如前傳曇諦之憶書鎮。近俗崔子

之念金鑲。代有斯蹤。定非外託。逮太清中。湘東王記室虞孝敬者。學周內外。撰內典博要三十卷。該羅經論。條貫釋門。諸有要事。備皆收錄。頗同皇覽。類苑之流。渚宮陷沒。便襲染衣。更名道命。流離關輔。亦有著述云。

梁楊都莊嚴寺沙門釋寶唱傳第二

釋寶唱。姓岑氏。吳郡人。卽有吳建國之舊壤也。少懷恢敏。清貞自蓄。願惟隻立。勤田爲業。資養所費。終於十畝。至於傍求傭書。取濟寓目。疏略便能。強識文彩。鋪贍義理。有聞年十八。投僧祐律師而出家焉。祐江

表僧望。多所著述。具如前傳紀之。唱既始陶津。經律  
 諮稟。承風建德。有聲宗嗣。住莊嚴寺。博採羣言。酌其  
 精理。又惟開悟士俗。要以通濟為先。乃從處士顧道  
 曠。呂僧智等。習聽經史。莊易略通大義。時以其遊涉  
 世務。謂有俗志。為訪家室。執固不迴。將及三十。天廢  
 既崩。喪事云畢。建武二年。擺撥常習。出都專聽。涉歷  
 五載。又中風疾。會齊氏云季。遭亂入東。遠至閩越。討  
 論舊業。天監四年。便還都下。乃敕為新安寺主。帝以  
 時會雲雷。遠近清晏。風雨調暢。百穀年登。豈非上資  
 三寶。中賴四天。下藉神龍。幽靈吐贊。方乃福被黔黎。

歆茲厚德。但文散羣部。難可備尋。下敕令唱總撰集  
 錄。以擬時要。或建福禳災。或禮懺除障。或饗接神鬼。  
 或祭祀龍王。部類區分。近將百卷。八部神名。以為三  
 卷。包括幽奧。詳略古今。故諸所祈求。帝必親覽。指事  
 祠禱。多感威靈。所以五十許年。江表無事。兆民荷賴。  
 緣斯力也。天監七年。帝以法海浩瀚。淺識難尋。敕莊  
 嚴僧旻。於定林上寺。續眾經要抄八十八卷。又敕開  
 善智藏。續眾經理義。號曰義林。八十卷。又敕建元僧  
 朗。注大般涅槃經。七十二卷。並唱奉別敕。兼贊其功。  
 綸綜終始。緝成部表。及簡文之在春坊。尤耽內教。撰

法寶聯璧二百餘卷。別令寶唱綴比。區別其類。遍略之流。帝以佛法沖奧。近識難通。自非才學。無由造極。又敕唱自大教東流。道門俗士。有敘佛理。著作宏義。並通鳩聚。號曰續法輪論。合七十餘卷。使夫迷悟之賓。見便歸信。深助道法。無以加焉。又撰法集一百三十卷。並唱獨專。慮續結成部。上既親覽。流通內外。十四年。敕安樂寺僧紹。撰華林佛殿經目。雖復勒成。未愜帝旨。又敕唱重撰。乃因紹前錄。注述合離。甚有科據。一裘四卷。雅愜時望。遂敕掌華林園寶雲經藏。搜求遺逸。皆令具足。備造三卷。以用供上。緣是又敕撰

經律異相五十五卷。飯聖僧法五卷。帝又注大品經五十卷。於時佛教隆盛。無得稱焉。道俗才華。互陳文理。自武帝膺運。時年三十有七。在位四十九載。深以庭陰早傾。常懷哀感。每歎曰。雖有四海之尊。無由得申罔極。故畱心釋典。以八部般若爲心。良田。是諸佛由生。又卽除災滌累。故收採眾經。躬述注解。親臨法座。講讀敷宏。用此善因。崇津靈識。頻代二皇。捨身爲僧。給使洗濯。煩穢。仰資冥福。每一捨時。地爲之震。相繼齋講。不斷法輪。爲太祖文皇。於鍾山竹澗。建大愛敬寺。紉紛協田。臨睨百丈。翠微峻極。流泉灌注。鍾龍

遍嶺。飫鳳乘空。創塔包巖。壑之奇。宴坐盡山林之邃。結構伽藍。同尊園寢。經營彫麗。奄若天宮。中院之去。大門延袤七里。廊廡相架。簷霤臨屬。旁置三十六院。皆設池臺。周宇環繞。千有餘僧。四事供給。中院正殿。有栴檀像。舉高丈八。匠人約量。晨作夕停。每夜恆聞作聲。旦視輒覺功大。及終成後。乃高二丈有二。相好端嚴。色相超挺。殆由神造。屢感徵迹。帝又於寺中龍淵別殿。造金銅像。舉高丈八。躬申供養。每入頂禮。歔歔哽噎。不能自勝。預從左右。無不下泣。又爲獻太后。於青溪西岸。建陽城門路東。起大智度寺。京師夾里。

爽塏通博。朝市之中途。川陸之顯要。殿堂宏敞。寶塔七層。房廊周接。華果閒發。正殿亦造丈八金像。以申追福。五百諸尼。四時講誦。寺成之日。帝顧謂羣后曰。建斯兩寺。奉福二皇。用表罔極之情。以達追遠之思。而不能遣蓼莪之哀。復於中宮。起至敬殿。景陽臺。立七廟室。崇宇嚴肅。鬱若卿雲。粉壁朱柱。交映相耀。設二皇座。具備諸禮。冠蘊奩篋。舉目興慕。晨昏如在。衣服輕煖。隨時代易。新奇芳旨。應時日薦。帝又曰。雖竭工匠之巧。殫世俗之奇。水石周流。華樹襍沓。限以國務。不獲朝夕侍食。惟有朔望親奉饋奠。而無所瞻仰。

內心崩潰。如焚如灼。又作聯珠五十首。以明孝道。又制孝思賦。廣統孝本。至於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度越終古。無得而稱。故元帝云。伏尋我皇之爲孝也。四運推移。不以榮枯遷貿。五德更用。不以貴賤革心。臨朝端默。過隙之思。彌軫垂拱巖廊。風樹之悲。逾切潔齋宗廟。虔事郊禋。言未發而涕零。容不改而傷慟。所謂終身之憂者是也。蓋虞舜夏禹周文梁帝萬載論孝。四人而已。廣如譯所撰金樓子述之。又以大通元年。於臺城北開大通門。立同泰寺。樓閣臺殿。則宸宮九級浮圖。迴張雲表。山樹園池。沃蕩煩積。其年三月六

日。帝親臨幸。禮懺敬接。以爲常准。卽捨身之地也。雖億兆務殷。而卷不輟手。披閱內外經論典墳。恆以達曙爲則。自禮記古文周書左傳莊老諸子論語孝經。往哲所未詳悉。皆爲訓釋。又以國學員限。隔於貴賤。乃更置五館。招引寒儒。故使孔釋二門榮茂。峙列。帝前後集百有餘卷。著通史書苑數千卷。唱當斯盛世。頻奉璽書。預參翻譯。具如別傳。初唱天監九年。先疾復動。便發二願。遍尋經論。使無遺失。搜括列代僧錄。創區別之。撰爲部表。號曰名僧傳。三十一卷。至十三年。始就條列。其序略云。夫深求寂滅者。在於視聽之

表考乎心行者。諒須丹青之工。是知萬象森羅。立言之不可以己者也。大梁之有天下也。威加赤縣。功濟蒼生。皇上化範九疇。神遊八正。頂戴法橋。服膺甘露。竊以外典鴻文。布在方冊。九品六藝。尺寸罔遺。而沙門淨行。獨亡紀述。玄宗敏德。名絕終古。擁歎長懷。靡茲永歲。律師釋僧祐。道心貞固。高行超邁。著述諸記。振發宏要。寶唱不敏。預班二落。禮誦餘日。捃拾遺漏。文廣不載。初以腳氣連發。入東治療。去後救追。因此抵罪。謫配越州。尋令依律。以法處斷。僧正慧超。任情乖旨。擯徙廣州。先懺京師大僧寺遍。方徒嶺表。永棄荒裔。遂令鳩集爲役。多闕晝則伏懺。夜便續錄。加又官私催逼。惟日弗暇。中甄條流。文詞墜落。將發之日。遂以奏聞。有敕停擯。令住翻譯。而此僧史方將刊定。改前宿繁。更加芟足。故其傳後自序云。豈敢謂僧之董狐。庶無曲筆耳。然唱之所撰。文勝其質。後人憑據。揣而用之。故數陳賞要。爲時所列。不測其終。

元魏北臺恆安石窟通樂寺沙門釋曇曜傳第三  
釋曇曜。未詳何許人也。少出家。攝行堅貞。風鑒閑約。以元魏和平年。任北臺昭玄統。綏輯僧眾。妙得其一。住恆安石窟通樂寺。卽魏帝之所造也。去恆安西北

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鑿之，建立佛寺，名曰靈巖，龕之大者，舉高二十餘丈，可受三千許人，面別鑿像，窮諸巧麗，龕別異狀，駭動人神。櫛比相連三十餘里。東頭僧寺，恆供千人，碑碣見存。未卒，陳委先是太武皇帝。太平真君七年，司徒崔皓邪佞諛詞，令帝崇重道士，寇謙之拜爲天師，珍敬老氏，虔劉釋種，焚毀寺塔。至庚寅年，太武感致癘疾，方始開悟，兼有白足禪師來相啓發，帝既心悔，誅夷崔氏，事列諸傳。至壬辰年，太武云崩，子文成立，卽起塔寺，搜訪經典，毀法七載，三寶還興，曜慨前陵廢，欣今重復，故於北

臺石窟，集諸德僧，對天竺沙門，譯付法藏傳，并淨土經。流通後，賢意存無絕，時又有沙門曇靖者，以創開佛日，舊譯諸經，並從焚蕩，人閒誘導，憑准無因，乃出提謂波利經二卷，意在通悟，而言多妄習，故其文云：東方泰山，漢言岱岳，陰陽交代，故謂代岳，出於魏世，乃曰漢言，不辯時代，斯一妄也。太山卽此方言，乃以代岳譯之，兩語相翻，不識梵魏，斯二妄也。其例甚眾，具在經文，尋之可領。舊錄別有提謂經一卷，與諸經語同，但增加五方五行，同石糝金，疑成僞耳，並不測其終。隋初開皇關壤，往往民間，猶習提謂，邑義各持

衣鉢。月再興齋。儀範正律。遞相監檢。甚具翔集云。  
元魏南臺洛下永寧寺。天竺沙門菩提流支傳第四。  
菩提流支。魏言道希。北天竺人也。遍通三藏。妙入總。  
持。志在宏法。廣流視聽。遂挾道宵征。遠莅葱左。以魏。  
永平之初。來遊東夏。宣武皇帝。下敕引勞。供擬殷華。  
處之永寧大寺。四事將給。七百梵僧。敕以流支爲譯。  
經之元匠也。其寺本孝明皇帝熙平元年。靈太后胡。  
氏所立。在宮前闔闔門南御道之東。中有九層浮圖。  
架木爲之。舉高九十餘丈。上有金刹。復高十丈。出地。  
千尺。去臺百里。已遙見之。初營基日。掘至黃泉。獲金。

像三十二軀。太后以爲嘉瑞。奉信法之徵也。是以飾。  
制瓌奇。窮世華美。刹表置金寶瓶。容二十五斛。承露。  
金盤一十一重。鐵鎖角張。盤及鎖上皆有金鐸。如一。  
石甕。九級諸角皆懸大鐸。上下凡有一百三十枚。其。  
塔四面九開。六窗三戶。皆朱漆扉扇。垂諸金鈴。層有。  
五千四百枚。復施金鐸鋪首。佛事精妙。殫土木之功。  
繡柱金鋪。驚駭心目。高風永夜。鈴鐸和鳴。鏗鏘之音。  
聞十餘里。北有正殿。形擬太極。中諸像設金玉繡作。  
工巧綺麗。冠絕當世。僧房周接。千有餘間。臺觀星羅。  
參差閒出。彫飾朱紫。績以丹青。栝栢楨松。異草叢集。

院墻周帀皆施椽瓦。正南三門。樓開三道三重。去地二百餘尺。狀若天門。赫奕華麗。挾門列四力士四師子。飾以金玉。莊嚴煥爛。東西兩門。例皆如此。所可異者。唯樓兩重。北門通道。但露而置。其四門外樹以青槐。亘以淥水。京師行旅多庇其下。路斷飛塵。不由滄雲之潤。清風送涼。豈藉合歡之發。乃詔中書舍人常景。制寺碑。景河內人。敏學博通。知名海內。太和十九年。高祖擢爲修律博士。有詔令刊定律格。永成通式。景乃商確今古。條貫科猷。卽魏律二十篇是也。歷官中書舍人。黃門侍郎。祕書監。幽州刺史。居室貧儉。事

若農家。唯有經史盈車。所著文集百餘篇。給事中封暉伯。作序行世。寺旣初成。明帝及太后共登浮圖。視宮中如掌內。下臨雲雨。上天清朗。以見宮內事故。禁人不聽登之。自西夏東華。遊歷諸國者。皆曰。如此塔廟。閻浮所無。孝昌二年。大風發。屋拔樹。剝上寶瓶。隨風而墮。入地丈餘。復命工人更安新者。至永熙三年二月。爲天所震。帝登凌雲臺望火。遣南陽王寶炬錄尙書長孫稚。將羽林一千來救。於斯時也。雷雨晦冥。霰雪交注。第八級中。平旦火起。有二道人。不忍焚燼。投火而死。其燄相續。經餘三月。入地剝柱。乃至周年。

猶有烟氣。其年五月。有人從東萊郡至云。見浮圖在  
於海中。光明儼然。同覩非一。俄而雲霧亂起。失其所  
在。至七月。平陽王為侍中。斛斯椿所挾。西奔長安。至  
十月。而洛京遷於漳鄴。先時流支奉敕。創翻十地。宣  
武皇帝命章。一日親對筆受。然後方付沙門僧辯等。  
訖盡論文。佛法隆盛。英雋蔚然。相從傳授。孜孜如也。  
帝又敕清信士李廓。撰眾經錄。廓學通玄素。條貫經  
論。雅有標擬。故其錄云。三藏流支自洛及鄴。爰至天  
平二十餘年。凡所出經。三十九部。六百二十七卷。即  
佛名。楞伽法集。深密等經。勝思惟。大寶積法華涅槃

等論是也。並沙門僧朗道湛。及侍中崔光等筆受。具  
列唐貞觀內典錄。廓又云。三藏法師流支房內。經論  
梵本。可有萬夾。所翻新文。筆受藁本。滿一閒屋。然其  
慧解與勒那相亞。而神悟聰敏。洞善方言。兼工呪術。  
則無抗衡矣。嘗坐井口。澡罐內空。弟子未來。無人汲  
水。流支乃操柳枝。聊搗井中。密加誦呪。纔始數遍。泉  
水上涌。平及井欄。即以鉢酌。用之盥洗。旁僧具見。莫  
測其神。咸共嘉歎。大聖人也。流支曰。勿妄褒賞。斯乃  
術法。外國共行。此方不習。謂為聖耳。懼惑世人。遂祕  
不傳。於時又有中天竺僧勒那摩提。魏云寶意。博瞻

之富。理事兼通。誦一億偈。偈有三十二字。尤明禪法。意存遊化。以正始五年。初屆洛邑。譯十地寶積論等。大部二十四卷。又有北天竺僧佛陀扇多。魏言覺定。從正光年。至元象二年。於洛陽白馬寺及鄴都金華寺。譯出金剛上味等經十部。當翻經日。於洛陽內殿。流支傳本。餘僧參助。其後三德乃徇流言。各傳師習。不相詢訪。帝以宏法之盛。略敘曲煩。敕三處各翻訖。乃參校。其閒隱沒。互有不同。致有文旨。時兼異綴。後人合之。共成通部。見寶唱等錄。初寶意沙門神理。標異。領牒魏詞。偏盡隅奧。帝每命講華嚴經。披釋開悟。

精義每發。一日正處高座。忽有持笏執名者。形如天官。云奉天帝命。來請法師講華嚴經。意曰。今此法席。尙未停止。待訖經文。當從來命。雖然。法事所資。獨不能建。都講香火維那梵唄。咸亦須之。可請令定。使者卽如所請。見講諸僧。旣而法事將了。又見前使。云奉天帝命。故來下迎。意乃含笑。熙怡告眾辭訣。奄然卒於法座。都講等僧亦同時殞。魏境聞見。無不嗟美。時又有沙門法場。於洛陽譯辯意長者問經一卷。雖闕傳對。而是正文。見法上錄。又熙平元。有南天竺波羅柰城婆羅門。姓瞿曇氏。名般若流支。魏言智希。從元

象元年至興和末。於鄴城譯正法念聖善住迴諍唯  
識等經論。凡一十四部。八十五卷。沙門曇琳僧昉等  
筆。當時有沙門菩提流支。與般若流支前後出經。而  
眾錄傳寫。率多輕略。各去上字。但云流支。而不知是  
何流支。迄今羣錄譯目相涉。難得詳定。又斯城郡守  
楊銜之。撰洛陽伽藍記五卷。故其序略云。三墳五典  
之說。九流百氏之言。並理在人區。而義非天外。至如  
一乘二諦之言。六通三達之旨。西域備詳。東土靡記。  
若夫項日。感夢滿月。流光。陽門飾毫眉之像。夜臺圖  
紺髮之形。爾來奔競。其風遂廣。至如晉室永嘉。寺惟

有四十二。皇魏受圖。嵩洛京寺。出餘千數。皆帝王士  
庶篤信經營。名僧異瑞。紛綸閒起。今採摘祥異者。具  
以注之。文多不載。時西魏文帝大統中。丞相宇文黑  
泰。興隆釋教。崇重大乘。雖攝總萬機。而恆揚三寶。第  
內常供百法師。尋討經論。講摩訶衍。又命沙門曇顯  
等。依大乘經撰菩薩藏眾經要。及百二十法門。始從  
佛性終盡融門。每日開講。即恆宣述。以代先舊。五時  
教迹。迄今流行。香火梵音。禮拜唱導。咸承其則。雖山  
東江表。乃稱學海。儀表有歸。未能逾矣。至周文帝二  
年。有波頭摩國律師。攘那跋陀羅。周言智賢。其耶舍

高僧傳二集卷一  
一  
崛多等譯五明論。謂聲醫工術及符印等。並沙門智  
僊筆受。建武帝天和年。有摩勒國沙門達摩流支。周  
言法希奉敕爲大家宰。晉陽公宇文護譯婆羅門天  
文二十卷。又令摩伽陀國禪師闍那耶舍。周言藏稱  
其弟子闍那崛多等。於長安故城四天王寺。譯定意  
天子問經六部。沙門圓明道辯。及城陽公蕭吉等筆  
受。

陳南海郡天竺沙門拘那羅陀傳第五

拘那羅陀。陳言親依。或云波羅末陀。譯云真諦。並梵  
文之名字也。本西天竺優禪尼國人焉。景行澄明。器  
宇清肅。風神爽拔。悠然自遠。羣藏廣部。罔不措懷。藝  
術異能。偏素諳練。雖遵融佛理。而以通道知名。遠涉  
艱關。無憚夷險。歷遊諸國。隨機利見。梁武皇帝。德加  
四域。盛昌三寶。大同中。敕直後張汜等。送扶南獻使  
返國。仍請名德三藏大乘諸論。襍華經等。真諦遠聞  
行化。儀軌聖賢。搜選名匠。惠益氓品。彼國乃屈真諦。  
并賣經論。恭膺帝旨。既素蓄在心。渙然聞命。以大同  
十二年八月十五日。達於南海。沿路所經。乃停兩載。  
以太清二年閏八月。始屆京邑。武皇面申頂禮。於寶  
雲殿竭誠供養。帝欲傳翻經教。不羨秦時。更出新文。

有逾齊日。屬道銷梁季。寇羯憑陵。法為時崩。不果宣述。乃步入東土。又往富春。令陸元哲。創奉問津。將事傳譯。招延英秀。沙門寶瓊等二十餘人。翻十七地論。適得五卷。而國難未靜。側附通傳。至大寶三年。為侯景請還。在臺供養於斯時也。兵饑相接。法幾頽焉。會元帝啓祚。承聖清夷。乃止於金陵正觀寺。與願禪師等二十餘人。翻金光明經。三年二月。還返豫章。又往新吳始興。後隨蕭太保。度嶺至於南康。並隨方翻譯。棲遑靡託。逮陳武永定二年七月。還返豫章。又上臨川晉安諸郡。真諦雖傳經論。道缺情離。本意不申。更

觀機壤。遂欲汎舶往梭伽修國。道俗虔請。結誓畱之。不免物議。遂停南越。便與前梁舊齒。重覈所翻。其有文旨乖競者。皆鎔冶成範。始末輪通。至文帝天嘉四年。楊都建元寺沙門僧宗。法准僧忍律師等。並建業標領。欽聞新教。故使遠浮江表。親承芳問。諦欣其來。意乃為翻攝大乘等論。首尾兩載。覆疏宗旨。而飄寓投委。無心寧寄。又汎小舶至梁安郡。更裝大舶欲返西國。學徒追逐相續。畱連太守王方奢。述眾元情。重申邀請。諦又且循人事。權止海隅。伺旅束裝。未思安堵。至三年九月。發自梁安汎舶西引。業風賦命。飄還

廣州十二月中。上南海岸。刺史歐陽穆公頌。延住制  
旨寺。請翻新文。諦願此業緣。西還無指。乃對沙門慧  
愷等。翻廣義法門經及唯識論等。後穆公薨沒。世子  
紇重爲檀越。開傳經論。時又許焉。而神思幽通。量非  
情測。常居別所。四絕水洲。紇往造之。嶺峻濤涌。未敢  
陵犯。諦乃鋪舒坐具在水上。跏坐其內。如乘舟焉。浮  
波達岸。旣登。接對而坐。具不濕。依常敷置。有時或以  
荷葉蹋水。乘之而渡。如斯神異。其例甚眾。至光太二  
年六月。諦厭世。浮襍情弊形骸。未若佩理資神。早生  
勝壤。遂入南海北山。將捐身命。時智愷正講。俱舍間。

告馳往。道俗奔赴。相繼山川。刺史又遣使人。伺衛防  
遏。躬自稽顙。致畱三日。方紆本情。因爾迎還。止于王  
園寺。時宗愷諸僧。欲延還建業。會揚輦碩望。恐奪時  
榮。乃奏曰。嶺表所譯眾部。多明無塵。唯識言乖治術。  
有蔽國風。不隸諸華。可流荒服。帝然之。故南海新文  
有藏陳世。以太建元年。遭疾。少時遺訣。嚴正勸示。因  
果書傳累紙。其文付弟子智休。至正月十一日午時。  
遷化。時年七十有一。明日於潮亭焚身起塔。十三日  
僧宗法准等。各賫經論。還返匡山。自諦來東夏。雖廣  
出眾經。偏宗攝論。故討尋教旨。通覽所譯。則彼此相

發綺績鋪顯。故隨處翻傳。親流疏解。依止勝相。後疏  
並是僧宗所陳。躬對本師。重爲釋旨。增減或異。大義  
無虧。宗公別著行狀。廣行於世。且諦之梁。時逢喪亂。  
感竭運終。道津靜濟。流離宏化。隨方卷行。至於部表  
或分。譯人時別。今總歷二代。共通數之。故始梁武之  
末。至陳宣初位。凡二十三載。所出經論記傳。六十四  
部。合二百七十八卷。微附華飾。盛顯隋唐。見曹毗別  
歷及唐貞觀內典錄。餘有未譯梵本書。並多羅樹葉。  
凡有二百四十夾。若依陳紙翻之。則列二萬餘卷。今  
見譯訖。止是數甲之文。並在廣州制旨王園兩寺。是  
知法寶宏博。定在中天。識量玳瑁。誠歸東夏。何以明  
之。見譯藏經減三千卷。生便棄擲。習學全希。用此量  
情。情可知矣。初諦傳度。攝病宗愷。歸心窮括。教源銓  
題。義旨遊心。旣久。懷敞相承。諦又面對。闡揚情理。無  
伏。一日氣屬巖厲。衣服單疎。忍噤通宵。門人側席。愷  
等終夜靜立。奉侍諮詢。言久情誼。有時眠寐。愷密以  
衣被覆足。諦潛覺知。便曳之於地。其節儉知足如此。  
愷如先奉侍。逾久逾親。諦以他日。便喟然憤氣衝口。  
者三。愷問其故。荅曰。君等欵誠正法。實副參傳。但恨  
宏法非時。有阻來意耳。愷聞之如噎。良久聲淚俱發。

跪而啓曰。大法絕塵。遠通赤縣。羣生無感。可遂理耶。諦以手指西北曰。此方有大大國。非近非遠。吾等沒後。當盛宏之。但不覩其興。以爲太息耳。卽驗往隔。今統敷揚有宗。傳者以爲神用不同。妄生異執。惟識不識。其識不無。慨然時有中天竺優禪尼國王子月婆首那。陳言高空。遊化東魏。生知俊朗。體悟幽微。專學佛經。尤精義理。洞曉音韻。兼善方言。譯僧伽吒經等三部七卷。以魏元象年中。於鄴城司徒公孫騰第。出沙門僧昉筆受。屬齊受魏禪。蕃客任情。那請還鄉。事流博觀。承金陵宏法。道聲遠肅。以梁武大同年辭齊南度。旣達彼國。仍被畱住。因譯大乘頂王經一部。有敕令那總監外國往還使命。至太清二年。忽遇于闐僧求那跋陀。陳言德賢。賈勝天王般若梵本。那因祈請。乞願宏通。嘉其雅操。豁然授與。那得保持。用爲希遇。屬侯景作亂。未暇翻傳。攜負東西。諷持供養。至陳天嘉乙酉之歲。始於江洲興業寺譯之。沙門智昕筆受。陳文。凡六十日。覆疏陶練。勘閱俱了。江洲刺史黃法甄爲檀越。僧正釋惠恭等監掌。具經後序。那後不知所終。時又有扶南國僧須菩提。陳言善吉。於揚州至敬寺。爲陳主譯大乘寶雲經八卷。與梁世曼陀羅

所出七卷者同。少有差耳。並見隋世三寶錄。

陳揚都金陵沙門釋法泰傳第六

釋法泰。不知何人。學達釋宗。跨轅淮海。住揚都大寺。與慧愷僧宗法忍等知名梁代。並義僧高邈宗匠當時。有天竺沙門真諦。挾道孤遊。遠化東鄙。會虜寇勅殄。僑寓流離。一十餘年。全無陳譯。將旋舊國。途出嶺南。爲廣州刺史歐陽頎固畱。因欲傳授。周訪義侶。擬閱新文。泰遂與宗愷等。不憚艱辛。遠尋三藏。於廣州制旨寺。筆受文義。垂二十年前後。所出五十餘部。并述義記。皆此土所無者。泰雖博通教旨。偏重行猷。至於律儀所及。性無違越。諦又與泰譯明了論。釋律二十二年。泰還建鄴。并賈新翻經論。創開義旨。驚異當時。其諸部中。有攝大乘俱舍論。文詞該富。理義凝玄。思越恆情。妙能其趣。先是梁武宗崇大論。兼翫成實。學人聲望。從風歸靡。陳武好異前朝。廣流大品。尤敦三論。故泰雖屢演。道俗無受。使夫法座絕嗣。閔爾無聞。會彭城沙門靜嵩。避地金陵。學聲早被。獨拔千載。希斯正理。晝談恆講。夜請新宗。因循桂苒。乃經涼燠。泰振發玄門。明衷宏詣。覈其疑議。每臻玄極。皆隨機按

旨披釋無遺。事出嵩傳。泰博諮真諦。傳業嵩公。知我者希。浮諺斯及。不測其終。智愷俗姓曹氏。住楊都寺。初與法泰等前後異發。同往嶺表。奉祈真諦。愷素積道風。詞力殷贍。巧對翻攝論。躬受其文。七月之中文。疏並了。都合二十五卷。後更對翻俱舍論。十月便了。文疏合數八十三卷。諦云。吾早值子。綴緝經論。結是前翻。不應少欠。今譯兩論。詞理圓備。吾無恨矣。愷後延諦。還廣州顯明寺。住木房中。請諦重講。俱舍。纔得一遍。至陳光大中。僧宗法准惠忍等。度嶺就諦求學。以未聞攝論。更爲講之。起四月初。至臘月八日。方訖一遍。明年宗等又請愷。於智慧寺講。俱舍論。成名學士七十餘人。同欽諮詢。講至業品疏第九卷。文猶未盡。以八月二十日。遭疾。自省不救。索紙題詩曰。千秋本難滿。三時理易傾。石火無恆燄。電光非久明。遺文空滿笥。徒然昧復生。泉路方幽壑。寒隴向淒清。一隨朝露盡。唯有夜松聲。因放筆。與諸名德握手語別。端坐儼思。奄然而卒。春秋五十有一。卽光大二年也。葬於廣州西蔭寺南岡。自餘論文。真諦續講。至戒品第三卷。因爾乖豫。便廢法事。明年肇春三藏及化。諦有菩薩戒弟子曹毗者。愷之叔子。明敏深沈。雅有遠度。

少攜至南中。受學攝論。諮承諸部。皆著功勩。太建二年。毗請建興寺僧正明勇法師。續講攝論。成學名僧。五十餘人。晚住江都。綜習前業。常於白塔等寺開演。諸論。冠履羣襦。服同賢士。登座談吐。每發深致。席端學士。並是名賓。禪定僧榮。日嚴法侃等。皆資其學。時有循州平等寺沙門智敷者。弱年聽延祚寺導緣二師成實。并往北土。沙門法明。聽金剛般若論。又往希堅二德。聽婆沙中論。皆洞涉精至。研覈宗旨。必得本師臨聽。言無浮襍。義得明暢者。方始離之。餘例准此。及翻攝論。乃爲廣州刺史安南將軍陽山公頴。請宅安居。不獲專習。後翻俱舍。方預其席。及愷講此論。敷與道尼等二十人。並掇拾文疏。於堂聽受。及愷之云亡。諦撫膺哀慟。遂來法准房中。率尼嚮敷等十有二人。共傳香火。令宏攝舍兩論。誓無斷絕。皆共奉旨。無敢墜失。至三藏崩後。法侶凋散。末嗣將虧。太建九年。敷相續敷宏。最多聯類。同聽諦席。未有高者。太建十一年二月。有跋摩利三藏弟子惠寄者。本住中原。值周武滅法。避地歸陳。晚隨使劉璋至南海。獲涅槃論。敷曾講斯經。欣其本習。伏膺請求。便爲開說。止得序分種性分前三章。玄義。後返豫章鶴嶺山。敷又與

璣法師隨從。因復爲說第三分。具得十海十道。及進  
餘文。哥因遘疾。不任傳授。乃令敷下都覓海潮法師。  
當窮論旨。以十四年至於建業。所尋不值。乃遇棲玄  
寺曉禪師。賜與曇林。解涅槃疏。釋經後分。文兼論意。  
而不整足。便還故寺。常講新文。十三章義。近二十遍。  
開皇十二年。王仲宣起逆。焚燒州境。及敷寺房。文疏  
並燼。其年授敷。令任廣循二州僧任。經停五載。廢闕  
法事。後解僧任。方於本州道場寺。偏講攝論。十有餘  
遍。坐中達解。二十五人。璣山瞰等。並堪領匠。仁壽元  
年。遘疾。終於本寺。敷撰諦之翻譯。歷始末指訂。并卷  
部時節。人世詳備。廣有成敘。道尼住本九江。尋宗訓  
旨。興講攝論。騰譽京師。開皇十年。下敕。追人。旣達雍  
輦。開悟宏多。自是南中無復講主。雖云敷說。蓋無取  
矣。

高僧傳二集卷第一終

校訛

本紙首行

訓南  
作諦

本派首行  
高僧傳二集卷一

高僧傳二集卷第二

唐釋道宣撰

譯經篇二

本傳四人  
附見八人

隋西京大興善寺北天竺沙門那連提黎耶舍傳

一 萬天懿

隋西京大興善寺北賢豆沙門闍那崛多傳二

僧就

法智

隋東都雒濱上林園翻經館南賢豆沙門達摩笈

多傳三

侯君素  
劉憑

徐同卿  
費長房

隋東都上林園翻經館沙門釋彥琮傳四

行矩

那連提黎耶舍。此言尊稱。北天竺烏場國人。正音應云鄔茶。其王與佛同氏。亦姓釋迦。刹帝利種。此云土田主也。由劫初之時。先為分地主。因即號焉。今所謂國王者是也。舍年十七發意出家。尋值名師。備聞正教。二十有一。得受具篇。聞諸宿老。歎佛景迹。或云某國有鉢。某國有衣。頂骨牙齒。神變非一。遂即起心。願得瞻奉。以戒初受。須知律相。既滿五夏。發足遊方。所以天梯石臺之迹。龍廟寶塔之方。廣周諸國。並親頂禮。僅無遺逸。曾竹園寺。一住十年。通履僧坊。多值明德。有一尊者。深識人機。見語舍云。若能靜修。應獲聖

果。恐汝遊涉。終無所成。爾日雖聞。情無領悟。晚來卻想。悔將何及。耶舍北背雪山。南窮師子。歷覽聖迹。仍旋舊壤。乃覩烏場國主。真大士焉。自所經見。罕儔其類。試略述之。安民以理。民愛若親。後夜五更。先禮三寶。香華伎樂。竭誠供養。日出昇殿。方覽萬機。次到辰時。香水浴像。宮中常設。日百僧齋。王及夫人。手自行食。齋後消食。習諸武藝。日景將昃。寫十行經。與諸德僧。共談法義。復與羣臣。量議治政。暝入佛堂。自奉燈燭。禮拜誦讀。各有恆調。了其常業。乃還退靜。三十餘年。斯功不替。王有百子。誠孝居懷。釋種餘風。胤流此

國但以寺接山阜野火所焚各相差遣四遠投告六人爲伴行化雪山之北至於峻頂見有人鬼二路人道荒險鬼道利通行客心迷多尋鬼道漸入其境便遭殺害昔有聖王於其路首作毗沙門天王石像手指人路同伴一僧錯入鬼道耶舍覺已口誦觀音神呪百步追及已被鬼害自以呪力得免斯厄因復前行又逢山賊專念前呪便蒙靈衛賊來相突對目不見循路東指到芮芮國值突厥亂西路不通返鄉意絕乃隨流轉北至泥海之旁南距突厥七千餘里彼旣不安遠投齊境天保七年屆於京鄴文宣皇帝極見殊禮偏異恆倫耶舍時年四十骨梗雄雅物議憚之緣是文宣禮遇隆重安置天平寺中請爲翻經三藏殿內梵本千有餘夾敕送於寺處以上房爲建道場供窮珍妙別立厨庫以表尊崇又敕昭玄大統沙門法上等二十餘人監掌翻譯沙門法智居士萬天懿傳語懿元鮮卑姓萬俟氏少出家師婆羅門而聰慧有志力善梵書語攻呪符術由是故名預參傳焉初翻眾經五十餘卷大興正法弘暢眾心宣帝重法殊異躬禮梵本顧羣臣曰此乃三寶洪基故宜偏敬其奉信推誠爲如此也耶舍每於宣譯之暇時陳神

况冥救顯助。立功多矣。未幾授昭玄都。俄轉爲統。所獲兵祿。不專自資。好起慈惠。樂興福業。設供飯僧。施諸貧乏。獄囚繫畜。咸將濟之。市鄺內所。多造義井。親自澆水。津給眾生。又於汲郡西山。建立三寺。依泉旁谷。制極山美。又收養癘疾。男女別坊。四事俱承。務令周給。又往突厥客館。勸持六齋。羊料放生。受行素食。又曾遇病百日不起。天子皇后躬問起居。耶舍歎曰。我本外客。德行未隆。乘輿今降。重法故爾。內撫其心。慚懼交集。建德之季。周武克齊。佛教與國。一時平殄。耶舍外假俗服。內襲三衣。避地東西。不遑寧息。五眾凋窘。投厝無所。儉餓溝壑者。減食施之。老病扶力者。隨緣濟益。雖事力匱薄。拒諫行之。而神志休強。說導無倦。屯負畱難。更歷四年。有隋御寓。重隆三寶。開皇之始。梵經遙應。爰降璽書。請來引譯。二年七月。弟子道密等。侍送入京。住大興善寺。其年季冬。草創翻業。敕昭玄統沙門曇延等三十餘人。令對翻傳。主上禮問殷繁。供奉隆渥。年雖朽邁。行轉精勤。曾依舍利弗陀羅尼。具依修業。夢得境界。自身作佛。如此靈祥。禰沓。其例非一。後移住廣濟寺。爲外國僧主。存撫羈客。妙得物心。忽一旦告弟子曰。吾年老力微。不久去世。

及今明了誠爾門徒佛法難逢宜勤修學人身難獲  
 慎勿空過言訖就枕奄爾而化時滿百歲即開皇九  
 年八月二十九日也初耶舍先逢善相者云年必至  
 百亦合登仙中壽果終其若驗矣登仙冥理猶難測  
 之然其面首形偉特異常倫頂起肉髻聳若雲峰目  
 正處中上下量等耳高且長輪垂成具見人榮相未  
 比於斯固是傳法之碩德也法主既喪哀驚道俗紹  
 隆之事將漸墜焉凡前後所譯經論一十五部八十  
 許卷即菩薩見寶月藏日藏法勝毗曇等是也並沙  
 門僧琛明芬給事李道寶等度語筆受昭玄統沙門  
 曇延昭玄都沙門靈藏等二十餘僧監護始末至五  
 年冬勘練俱了並沙門彥琮製序具見齊周隋三代  
 經錄尋耶舍遊涉四十餘年國五十餘里十五萬瑞  
 影靈迹勝寺高僧駛水深林山神海獸無非奉敬並  
 預徵降事既廣周末遑陳敘沙門彥琮為之本傳具  
 流於世時又有同國沙門毗尼多流支此言滅喜不  
 遠五百由旬來觀盛化開皇二年於大興善譯象頭  
 精舍大乘總持經二部給事李道寶傳語沙門法纂  
 筆受沙門彥琮製序

閣那崛多此言德志北賢豆

賢豆本音因陀羅婆陀  
 那此云主處謂天帝所

護故也。賢豆之音。彼國之訛略耳。身毒天竺。此方之訛稱也。而彼國人總言賢豆而已。約之以為五方也。犍陀羅國人也。此云香行國焉。居富留沙富邏城。此云丈夫宮也。刹帝利種。姓金步。此云項也。謂如孔雀之項。彼國以為貴姓。父名跋闍邏婆囉。此云金剛堅也。少懷遠量。長垂清範。位居宰輔。變理國政。崛多昆季五人。身居最小。宿植德本。早發道心。適在髻鬣。便願出家。二親深識其度。不違其請。本國有寺名曰大林。遂往歸投。因蒙度脫。其郁波第耶。此云常近受持者。今所謂和尚。此乃于闐之訛略也。名曰嗜那耶舍。此云勝名。專修宴坐。妙窮定業。其阿遮利耶。此云傳授。或云正行。即所謂阿闍黎也。亦近國之訛略耳。名曰闍若那跋達囉。此云智賢。遍通三學。偏明律藏。崛多自出家後。孝敬專誠。教誨積年。指歸通觀。然以賢豆聖境靈迹尚存。便隨本師。具得瞻奉。時年二十有七。受戒三夏。師徒結志。遊方引法。初有十人。同契出境。路由迦臂施國。淹留歲序。國王敦請其師。奉為法主。益利頗周。將事巡歷。便踰大雪山。西足固是天險之峻極也。至厭怛國。既初至止。野曠民希。所須食飲。無人營造。崛多遂捨具戒。竭力供侍。數經時艱。冥靈所祐。幸免災橫。又經渴羅槃陀及于闐等國。屬遭夏

雨寒雪。暫時停住。既無弘演。棲寓非久。又達吐谷渾國。便至鄯州。於時卽西魏後元年也。雖歷艱危。心逾猛厲。發蹤跋涉。三載於茲。才人之中。過半亡沒。所餘四人。僅存至此。以周明帝武成年。初屆長安。止草堂寺。師徒遊化。已果來心。更登淨壇。再受具足。精誠從道。尤甚由來。稍參京輦。漸通華語。尋從本師勝名。被明帝詔。延入後園。共論佛法。殊禮別供。充諸禁中。思欲通法。無由自展。具情上啓。卽蒙別敕。爲造四天王寺。聽在居住。自茲已後。乃翻新經。既非弘泰。羈縻而已。所以接先闕本。傳度梵文。卽十一面觀音。金仙問經等是也。會譙王宇文儉鎮蜀。復請同行。於彼三年。恆任益州僧主。住龍淵寺。又翻觀音偈佛語經。建德隳運。像教不弘。五眾一期。同斯俗服。武帝下敕。追入京輦。重加爵祿。逼從儒禮。秉操鏗然。守死無懼。帝愍其貞亮。哀而放歸。路出甘州北。由突厥。聞黎智賢還西滅度。崛多及以和尙。乃爲突厥所畱。未久之間。和尙遷化。隻影孤寄。莫知所安。賴以北狄君民。頗弘福利。因斯飄寓。隨方利物。有齊僧寶暹。道邃僧曇等十人。以武平六年。相結同行。採經西域。往返七載。將事東歸。凡獲梵本二百六十部。迴至突厥。俄而齊亡。亦

投彼國。因與同處講道相娛。所賣新經。請翻名題。勘舊錄目。轉覺巧便。有異前人。暹等內誠。各私慶幸。獲寶遇匠。德無虛行。同誓焚香。其契宣布。大隋受禪。佛法卽興。暹等賣經。先來應運。開皇元年季冬。屆止京邑。敕付所司。訪人令譯。二年仲春。便就傳述。夏中詔曰。殷之五遷。恐民盡死。是則域吉凶之土。制短長之命。謀新去故。如農望秋。龍首之山。川原秀麗。卉木滋阜。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無窮之業。在茲可域。城曰大興。城殿曰大興殿。門曰大興門。縣曰大興縣。園苑池沼。其號並同。寺曰大興善也。於此寺中。傳度法本。時崛多仍住北狄。至開皇五年。大興善寺沙門曇延等三十餘人。以躬當翻譯音義。乖越承崛多在北。乃奏請還。帝乃別敕追延。崛多西歸已絕。流滯十年。深思明世。重遇三寶。忽蒙遠訪。欣願交并。卽與使乎同來入國。於時文帝巡幸洛陽。於彼奉謁。天子大悅。賜問頻仍。未還京闕。尋敕敷譯。新至梵本。眾部彌多。或經或書。且內且外。諸有翻傳。必以崛多爲主。僉以崛多言識異方。字曉殊俗。故得宣辯自運。不勞傳度。理會義門。句圓詞體。文意粗定。銓本便成。筆受之徒。不費其力。試比先達。抑亦繼之。爾時耶舍已亡。專當

元匠於大興善更召婆羅門僧達摩笈多并敕居士高天奴高和仁兄弟等同傳梵語又置十大德沙門僧休法粲法經慧藏洪遵慧遠法纂僧暉明穆曇遷等監掌翻事銓定宗旨沙門明穆彥琮重對梵本再審覆勘整理文義昔支曇羅什等所出大集卷軸多以三十成部及耶舍高齊之世出月藏經一十二卷隋初復出日藏分一十五卷既是大集廣本而前後譯分遂使支離部表羈散開皇六年有招提寺沙門僧就合之爲六十卷就少出家專實坊學雖加宣導恨文相未融乃例括相從附入大部至於詞旨愜當

未善精窮比有大興善寺沙門洪慶者識度明達爲國監寫藏經更整改就所合者名題前後甚得理致且今見翻諸經有多是大集餘品略而會之應滿百卷若依梵本此經凡十萬偈據以隋文可三百卷崛多曾傳于闐東南二千餘里有遮拘迦國彼王純信敬重大乘宮中自有摩訶般若大集華嚴三部王躬受持親執鎖鑰轉讀則開香華供養或以諸餅果誘引小王令其禮拜此國東南可二十餘里山甚巖險有深淨窟置大集華嚴方等寶積楞伽方廣舍利弗花聚二陀羅尼都薩羅藏摩訶般若八部般若大雲

經等凡十二部。減十萬偈。國法相傳。防衛守護。又有  
 入滅定。羅漢三人。窟中禪寂。每至月半。諸僧就山。為  
 其淨髮。此則人法住持。有生之所憑賴。崛多道性純  
 厚。神志剛正。愛德無厭。求法不懈。博聞三藏。遠究真  
 宗。遍學五明。兼閑世論。經行得道。場之趣。總持通神  
 呪之理。三衣一食。終固其誠。仁濟引誘。非關勸請。勤  
 誦佛經。老而彌篤。強識先古。久而逾詣。士庶欽重。道  
 俗崇敬。隋滕王遵。仰戒範。奉以為師。因事塵染。流擯  
 東越。又在歐閩道。聲載路。身心兩救。為益極多。至開  
 皇二十年。便從物故。春秋七十有八。自從西服來。至

東華。循歷翻譯。合三十七部。一百七十六卷。即佛本  
 行集法炬威德護念賢護等經是也。並詳括陶冶。理  
 教圓通。文明義結。具流於世。見費長房三寶錄。初隋  
 高祖。又敕崛多。共西域沙門。若那竭多。開府高恭。恭  
 息都督天奴和仁。及婆羅門毗舍達等。於內史內省。  
 翻梵古書及乾文。至開皇十二年。書度翻訖。合二百  
 餘卷。奏聞進內。見唐貞觀內典錄。時又有優婆塞。姓  
 瞿曇氏。名達摩般若。此言法智。父名般若。流支。備詳  
 餘傳。智本中天國人。流滯東川。遂鄉華俗。而門世相  
 傳。祖習傳譯。高齊之季。為昭玄都。齊國既平。佛法同

毀智因僧職轉任俗官。冊授洋州洋川郡守。隋氏受禪。梵牒即來。有敕召還。使掌翻譯。法智妙善方言。執本自傳。不勞度語。譯業報差別經等。成都沙門釋智鉉。筆受文詞。銓序義體。日嚴寺沙門彥琮。製序。見隋代經錄。

達摩笈多。此言法密。本南賢豆羅囉國人也。刹帝利種。姓弊耶伽羅。此云虎氏。有弟四人。身居長子。父母畱戀不聽出家。然以篤愛法門。深願離俗。年二十三。往中賢豆界鞞拏究撥闍城。此云耳出。於究牟地。謂黃色花。因花園以得名也。僧伽囉摩。此云眾園。舊云

僧伽藍者。訛略也。笈多於此寺中方得落髮。改名法密。年二十五。方受具戒。其郁波第耶佛馱笈多。此云覺密。阿遮利夜。名奮拏達多。此云德施。又一阿遮利夜。名為普照。通大小乘經論。咸能誦說。行賓茶夜法。謂行乞食者。舊名為分衛。人第耶那。此云念修。舊為禪那。及持訶那。並訛僻也。恆入此觀。以為常業。笈多受具足後。仍住三年。就師學問。師之所得。略窺戶牖。後以普照師為吒迦國王所請。從師至彼。經停一載。師還本國。笈多更畱四年。住於提婆鼻何囉。此云天遊也。天謂國王。遊謂僧處。其所王立。故名天遊。舊以

寺代之。寺乃此土公院之名。所謂司也。廷也。又云招提者亦訛略也。世依字解。招謂招引。提謂提攜。並浪語也。此乃西言耳。正音云。招闢提奢。此云四方。謂處所。爲四方眾僧之所依住也。於是歷諸大小乘國。及以僧寺。聞見倍多。此路商人。頗至於彼。遠傳東域。有大支那國焉。舊名真丹震旦者。並非正音。無義可譯。惟知是此神州之總名也。初雖傳述不甚明信。未作來心。但以志在遊方。情無所繫。遂往迦臂施國。六人爲伴。仍留此國。停住王寺。笈多。遂將四伴。於國城中。二年。停止。遍歷諸寺。備觀所學。遠遊之心。尙未寧處。其國乃是北路之會。雪山北陰。商旅咸湊。其境於商客所。又聞支那大國三寶興盛。同侶一心。屬意來此。非惟觀其風化。願在利物。引經。便踰雪山。西足薄伽羅國。波多。又拏國。達摩。悉鬚多國。此諸國中。並不久住。足知風土諸寺儀式。又至渴羅槃陀國。畱停一年。未多開導。又至沙勒國。同伴一人復還本邑。餘有三人。停在王寺。謂沙勒王之所造也。經住兩載。仍爲彼僧講念破論。有二千偈。旨明玉印。多破外道。又爲講如實論。亦二千偈。約其文理。乃是世閒論義之法。又至龜茲國。亦停王寺。又住二年。仍爲彼僧講釋前論。

其王篤好大乘。多所開悟。畱引之心。旦夕相造。笈多係心東夏。無志潛停。密將一僧。閒行至烏耆國。在阿嚩拏寺。講通前論。又經二年。漸至高昌。客遊諸寺。其國僧侶多學漢言。雖停二年。無所宣述。又至伊吾。便停一載。值難避地。西南路純砂磧。水草俱乏。同侶相顧。性命莫投。乃以所賣經論。權置道旁。越山求水。冀以存濟。求既不遂。勞弊轉增。專誦觀世音呪。夜雨忽降。身心充悅。尋還本途。四顧茫然。方道迷失。踟躕進退。乃任前行。遂達於瓜州。方知曲取北路之道也。笈多遠慕大國。跋涉積年。初契同徒。或畱或歿。獨顧單行。屆斯勝地。靜言思之。悲喜交集。尋蒙帝旨。延入京城。處之名寺。供給豐渥。即開皇十年冬十月也。至止未淹。華言略悉。又奉別敕。令就翻經。移住興善。執本對譯。允正實繁。所誦大小乘論。並是深要。至於宣解大弘微旨。此乃舊學。頻遺積疑。然而慈恕立身。柔和成性。心非道外。行在言前。戒地夷而靜。智水幽而潔。經洞字源。論窮聲意。加以威容詳正。勤節高猛。誦響繼晨宵。法言通內外。又性好端居。簡絕情務。寡薄嗜欲。息杜希求。無倦誨人。有踰利己。曾不忤顏於賤品。輕心於微類。遂使未覩者傾風。暫謁者欽敬。自居譯

行。屆斯勝地。靜言思之。悲喜交集。尋蒙帝旨。延入京城。處之名寺。供給豐渥。即開皇十年冬十月也。至止未淹。華言略悉。又奉別敕。令就翻經。移住興善。執本對譯。允正實繁。所誦大小乘論。並是深要。至於宣解大弘微旨。此乃舊學。頻遺積疑。然而慈恕立身。柔和成性。心非道外。行在言前。戒地夷而靜。智水幽而潔。經洞字源。論窮聲意。加以威容詳正。勤節高猛。誦響繼晨宵。法言通內外。又性好端居。簡絕情務。寡薄嗜欲。息杜希求。無倦誨人。有踰利己。曾不忤顏於賤品。輕心於微類。遂使未覩者傾風。暫謁者欽敬。自居譯

人之首。惟存傳授。所有覆疏。務存綱領。煬帝定鼎東都。敬重隆厚。至於佛法。彌增崇樹。乃下敕於洛水南濱上林園內。置翻經館。搜舉翹秀。永鎮傳法。登卽下徵笈。多并諸學士。並預集焉。四事供奉。復恆常度。致使譯人不墜其緒。成筭無替於時。及隋綱云頽。郊壘煙構。梵本新經。一時斯斷。笈多蘊其深解。遂闕陳引。始於開皇中歲。經至大業末年。二十八載。所翻經論七部。合三十二卷。卽起世緣生藥師本願攝大乘菩提資糧等是也。並文義澄潔。華質顯暢。見唐貞觀內典錄。至武德二年。終於洛汭。初笈多翻普樂經一十五卷。未及練覆。值僞鄭淪廢。不暇重修。今卷部在京。多明八相等事。有沙門彥琮。內外通照。華梵並聞。預參傳譯。偏承提誘。以笈多遊履具歷名邦。見聞陳述。事逾前傳。因著大隋西國傳一部。凡十篇。本傳一方物。二時候。三居處。四國政。五學教。六禮儀。七飲食。八服章。九寶貨。十盛列山河國邑人物。斯卽五天之良史。亦乃三聖之宏圖。故後漢西域傳云。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者是也。詞極綸綜。廣如所述。初開皇十三年。廣州有僧行塔懺法。以皮作帖子二枚。書爲善惡兩字。令人擲之。得善者吉。又行自撲法。以爲

滅罪而男女合襍妄承密行。青州居士接響同行。官司檢察謂是妖異。其云此塔懺法。依占察經。自撲懺法。依諸經中五體投地。如太山崩。特以奏聞。乃敕內史侍郎李元操。就大興善閣。諸大德。有沙門法經。彥琮等對云。占察經見有兩卷。首題菩提登在外國。譯文似近代所出。眾藏亦有寫而傳者。檢勘羣錄。並無正名及譯人。時處塔懺與眾經復異。不可依行。敕因斷之時。有秀才儒林郎侯白。奉敕撰旌異傳一部。二十卷。多敘感應。卽事。亟涉弘演釋門者。白字君素。本相鄴人。識敏機對。揖崇臺省。帝以多聞前古。爰引賓王。觀國程器。終於此職。又有晉府祭酒徐同卿。撰通命論兩卷。卿以文學之富。鏡達玄儒等教。亦明三世因果。但文言隱密。先賢之所未辯。故引經史正文。會通運命。歸於因果。意在顯發儒宗。助佛宣教。導達羣品。咸奔一趣。蓋卿博識有據。故能洞此幽求。又有翻經學士涇陽劉馮。撰內外旁通比較數法一卷。馮學通玄素。偏工數術。每以前代翻度。至於數法比例。頗涉不同。故演斯致。其序略云。世之道藝。有淺有深。人之稟學。有疎有密。故尋籌之用也。則兼該大術。其不思也。則致惑三隅。然東夏數法。自有三等之差。西天

所陳何無異端之例。然則先譯諸經。並以大千稱爲百億。言一由旬爲四十里。依諸算計。悉不相符。竊疑翻傳之日。彼此異音。指搗之際。於斯取失。故眾經算數之法。與東夏相參。十十變之。旁通對衍。庶擬翻譯之次。執而辯惑。既參隸經。誥故卽而敘之。至開皇十五年。文皇下敕。令翻經諸僧。撰眾經法式。時有沙門彥琮等。准的前錄。結而成之。一都十卷。奏呈入內。並見隋代費氏諸錄。時有翻經學士成都費長房。本預緇衣。周朝從廢。因俗博通。妙精玄理。開皇之譯。卽預搜揚。敕召入京。從例修緝。以列代經錄。散落難收。佛法肇興。年載蕪沒。乃撰三寶錄。一十五卷。始於周莊之初。上編甲子。下錄年號。并諸代所翻經部卷目。軸別陳敘。亟多條例。然而瓦玉襍糅。眞僞難分。得在通行。闕於甄異。錄成陳奏。下敕行之。所在流傳。最爲該富矣。

釋彥琮。俗緣李氏。趙郡柏人人也。世號衣冠。門稱甲族。少而聰敏。才藻清新。識洞幽微。情符水鏡。遇物斯覽。事罕再詳。初投信都僧邊法師。因試令誦須大拏經。減七千言。一日便了。更誦大方等經。數日亦度。邊異之也。至於十歲。方許出家。改名道江。以慧聲洋溢。

如江河之望也。聽十地論。榮譽流振。州邑所推。十二  
 在巘嵒山。誦法華經。不久尋究。便遊鄴下。因循講席。  
 乃返鄉寺。講無量壽經。時太原王劭任趙郡佐。寓居  
 寺宇。聽而仰之。友敬彌至。齊武平之初。年十有四。西  
 入晉陽。且講且聽。雷爾道張汾朔。名布通儒。尚書敬  
 長瑜及朝秀盧思道元行恭那恕等。並高齊榮望。欽  
 揖風猷。同為建齋。講大智論。親受披導。歎所未聞。及  
 齊后西幸晉陽。延入宣德殿。講仁王經。國統僧都。用  
 為承奉。聽徒二百。並是英髦。帝親臨御筵。文武咸侍。  
 皇太后及以六宮。同昇法會。敕侍中高元海扶琮昇

座。接待上下。而神氣堅朗。希世驚嗟。析理開神。咸遵  
 景仰。十六遭父憂。厭辭名聞。遊歷篇章。爰逮子史。頗  
 存通閱。右僕射楊休之。與文林館諸賢。交欵情狎。性  
 愛恬靜。延而方造。及初進具。日次晡時。戒本萬言。誦  
 試兼了。自爾專習律檢。進討行科。及周武平齊。尋蒙  
 延入。共談玄籍。深會帝心。敕預通道觀學士。時年二  
 十有一。與宇文愷等。周代朝賢。以大易老莊。陪侍講  
 論。江便外假俗衣。內持法服。更名彥琮。武帝自纘道  
 書。號無上祕要。於時預霑綸綍。特蒙收採。至宣帝在  
 位。每醮必累日通宵。談論之際。因潤以正法。時漸融

泰頗懷嘉賞授禮部等官並不就與朝士王劭辛德源陸開明唐怡等情同琴瑟號爲文外玄友大象二年隋文作相佛法稍興便爲諸賢講釋般若大定九年正月沙門曇延等同舉奏度方蒙落髮時年二十有五至其年二月十三日高祖受禪改號開皇卽位講筵四時相繼長安道俗咸萃其塵因卽通會佛理邪正沾濡沐浴者萬計又與陸彥師薛道衡劉善經孫萬壽等一代文宗著內典文會集又爲諸沙門撰唱導法皆改正舊體繁簡相半卽現傳習祖而行之開皇三年隋高幸道壇見畫老子化胡像大生怪異敕集諸沙門道士共論其本又敕朝秀蘇威楊素何妥張賓等有參玄理者詳計奏聞時琮預在此筵當掌言務試舉大綱未及指覈道士自述陳其矯詐因作辯教論明道教妖妄者有二十五條詞理援據宰輔褒賞其年西域經至卽敕翻譯旣副生願欣至泰然從駕東巡旋途并部時煬帝在蕃任總河北承風請謁延入高第親論往還允愜懸仁卽令住內堂講金光明勝鬘般若等經又奉別教撰修文疏契旨卓陳雅爲稱首又教住大興國寺爾後王之新詠舊敘恆令和之又遣蕭愨諸葛穎等羣賢迭往參問談對

名理。宗師有歸。隋秦王俊。作鎮太原。又蒙延入安居  
內第。敘問殷篤。琮別夜寐。夢見黃色大人。身長三丈。  
執玻瓈椀。授云。椀內是酒。琮於夢中跪受之。曰。蒙賜  
寶器。非常荷恩。但以酒本律禁。未敢輒飲。寤已莫知  
其由。及後王躬造觀音畫像。張設內第。身量所執。宛  
同前夢。於是私慰素抱。悲慶交并。至十二年。敕召入  
京。後掌翻譯。住大興善。厚供頻仍。時文帝御寓盛引  
三寶。每設大齋。皆陳懺悔。帝親執香爐。琮爲宣導。暢  
引國情。恢張皇覽。御必動容。靖願欣其曲盡。深衷其  
言誠感。達如此類也。煬帝時爲晉王。於京師曲池施

營第林。造日嚴寺。降禮延請。永使住之。由是朝貴賢  
明。數增臨謁。披會玄旨。屢發信心。然而東夏所貴。文  
頌爲先。中天師表。梵旨爲本。琮乃專尋葉典。日誦萬  
言。故大品法華維摩楞伽攝論十地等。皆親傳梵書  
受持讀誦。每日闇閱。要周乃止。仁壽初年。敕令送舍  
利於并州。時漢王諒於所治城。隔內造寺。仍置寶塔。  
今所謂開義寺是也。琮初至塔所。累日雲霧晦合。及  
至下晨。時正當午。雲開日耀。天地清朗。便下舍利瘞  
而藏之。又感瑞雲夾日。五色相閒。仁壽末年。又奉敕  
送舍利於復州方樂寺。今名龍蓋寺也。本基荒毀。南

齊初立。周廢積滅。纔有餘址。而處所顯。做堪置靈塔。令人治翦。忽覺頭上痒悶。因檢髮中。獲舍利一粒。形如黍米。光色鮮發。兩斧試之。上下俱陷。而舍利不損。頻更椎打。光色逾盛。掘深七尺。又獲磚藏。銅銀諸合。香泥宛然。但見清水滿合。其底蹤跡。似有舍利。尋覓不見。方知髮中所獲。乃是銀合所盛。末又覓石造函。遍求不獲。乃於竟陵縣界。感得一石。磨治既了。忽變爲玉。五色光潤。內徹照見旁人。又於石中現眾色像。引石向塔。又感一鵝飛至函所。自然馴狎。隨石去。住初無相離。雖見同羣。了無顧眄。逐去還來。首尾十日。恆在輿所。有人將至餘處。便卽嗚叫。飛翔踰院而入。及至埋訖。便獨守塔。繞旋而已。又感塔所前池有諸魚鼈。並舉頭出水。北望舍利。琮便爲說法。竟日方隱。又感塔所井水。十五日閒。自然涌溢。埋後乃止。四月八日。雲滿上空。正午將下。收雲並盡。惟餘塔上團圓如蓋。五色閒錯。映發日輪。至藏舍利。其雲乃散。琮欣感嘉瑞。以狀奏聞。帝大悅。錄爲別記。藏諸祕閣。仁壽二年。下敕。更令撰眾經目錄。乃分爲五例。謂單譯重翻。別生疑僞。隨卷有位。帝世盛行。尋又下敕。令撰西域傳。素所諳練。周鏡目前。分異訛錯。深有徵舉。故京

壤名達多尋正焉。有王舍城沙門遠來謁帝。事如後傳。將還本國。請舍利瑞圖經及國家祥瑞錄。敕又令琮翻隋為梵。合成十卷。賜諸西域。琮以洽聞博達。素所關心。文章騰翥。京輦推尚。凡所新譯諸經。及見講解。大智釋論等。並為之序引。又著沙門名義論別集五卷。並詞理清簡。後學師欽。大業二年。東都新治。與諸沙門詣闕朝賀。特被召入內禁。敘故累宵談述。治體呈示文頌。其為時主見知如此。因即下敕。於洛陽上林園立翻經館。以處之。供給事隆倍逾。關輔新平。林邑所獲佛經。合五百六十四夾。一千三百五十餘

部。並崑崙書。多梨樹葉。有敕送館。付琮披覽。并使編敘目錄。以次漸翻。乃撰為五卷。分為七例。所謂經律贊論。方字。雜書七也。必用隋言以譯之。則成二千二百餘卷。敕又令裴矩。其琮修續天竺記。文義詳洽。條貫有儀。凡前後譯經。合二十三部。一百許卷。制序述事。備於經首。素患虛冷。發痢無時。因卒於館。春秋五十有四。即大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也。俗緣哀悼。歸葬柏人。初大漸之晨。形羸神爽。問弟子曰。齋時至未。對曰未也。還瞑目而臥。如此再三。乃迴身引頸向門。視日。齋時已至。吾其終矣。索水盥手。焚香。迎彌勒畫

像合掌諦觀。開目閉目。乃經三四。如入禪定。奄爾而終。持續屬之。方知已絕。且琮神慧夙成。彰於孩稚。奉信貞恪。松梓其心。本師五臺山沙門道最。最亦風采標映。故琮不墜其門。凡所遊習。澹然獨靜。雖經物忤。曾無言及。抑道從俗。敕附文館。屢逢光價。能無會情。斯乃立操虛宗。遊情靡測。講誦相沿。初未休舍。會夢入地獄。頗見苦緣。由念經佛等名。蒙得解脫。送往山樓之上。尋又歷觀諸獄。備覩同講名僧。五苦加之。具言其狀。爲說十善。良久方覺。至後數年。更夢前事。由稱佛菩薩名。又蒙放免。高祖具聞。敕琮錄出。賜諸道俗。永爲警誡。自爾專思罪累。屏絕人事。息意言筌。行方等懺。供給貧病。晚以所誦梵經四千餘偈。十三萬言。七日一遍用爲常業。然琮久參傳譯。妙體梵文。此土羣師皆宗鳥迹。至於音字。訖訓罕得相符。乃著辯正論。以垂翻譯之式。其辭曰。彌天釋道安。每稱譯胡爲秦。有五失本。三不易也。一者胡言盡倒。而使從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經尙質。秦人好文。傳可眾心。非文不合。二失本也。三者胡經委悉。至於歎詠。丁寧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繁。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義說。正似亂詞。尋檢向語。文無以異。或一千或五百。

今並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以合成。將更旁及。反騰前詞。已乃後說。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智經三達之心。覆面所演。聖必因時。時俗有易。而刪雅古。以適今時。一不易也。愚智天隔。聖人叵階。乃欲以千載之上微言。傳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難出經。去佛未久。尊大迦葉。各五百六通。迭察送書。今離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羅漢。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是。豈將不以知法者猛乎。斯三不易也。涉茲五失。經三不易。譯胡為秦。詎可不慎乎。正當以不關異言。傳令知會通耳。何復嫌於得失乎。是乃未

所敢知也。余觀道安法師獨稟神慧。高振天才。領袖先賢。開通後學。修經錄則法藏逾闢。理眾儀則僧寶彌盛。世稱印手菩薩。豈虛也哉。詳梵典之難易。詮譯人之得失。可謂洞入幽微。能究深隱。至於天竺字體。悉曇聲例。尋其雅論。亦似閔明。舊喚彼方。總名胡國。安雖遠識。未變常語。胡本襟戎之盾。梵唯真聖之苗。根既懸殊。理無相濫。不善諳悉。多致雷同。見有胡貌。即云梵種。實是梵人。漫云胡族。莫分真偽。良可哀哉。語梵雖訛。比胡猶別。改為梵學。知非胡者。竊以佛典之興。本來西域。譯經之起。原自東京。歷代轉昌。迄茲

無墜久之流變稍疑虧動。競逐澆波。豈能迴覺。討其故事。失在昔人。至如五欲順情。信是難棄。三衣苦節。定非易忍。割遺體之愛。入道要門。捨天性之親。出家恆務。俗有可反之致。忽然已反。梵有可學之理。何因不學。又且發蒙草創。服膺章簡。同鸚鵡之言。放邯鄲之步。經營一字。爲力至多。歷覽數年。其道方博。乃能包括今古。網羅天地。業似山丘。志類淵海。彼之梵法。大聖規謨。略得章本。通知體式。研若有功。解便無滯。匹於此域。固不爲難。難尙須求。況其易也。或以內執人我。外慚諮問。枉令祕術曠隔神州。靜言思之。愍而

流涕。向使法蘭歸漢。僧會適吳。士行佛念之儔。智嚴寶雲之末。纔去俗衣。尋教梵字。亦霑僧數。先披葉典。則應五天正語。充布閻浮。三轉妙音。普流震旦。人人共解。省翻譯之勞。代代咸明。除疑網之失。於是舌根恆淨。心鏡彌朗。藉此聞思。永爲種性。安之所述。大啓玄門。其閒曲細。猶或未盡。更憑正文。助光遺迹。粗開要例。則有十條字聲。一句韻。二問荅。三名義。四經論。五歌頌。六呪功。七品題。八專業。九異本。十各疎其相。廣文如論。安公又云。前人出經。支識世高。審得故本。難繼者也。羅叉支越。斲鑿之巧者也。竊以得本關質。

斷巧由文舊以爲鑿今固非審。握管之暇試復論之。先覺諸賢高名參聖。慧解深發。功業弘啓。創發玄路。早入空門。辯不虛起。義應雅合。但佛教初流。方音尠會。以斯譯彼。仍恐難明。無廢後生。已承前哲。梵書漸播。真宗稍演。其所宣出。竊謂分明。聊因此言。輒銓古譯。漢縱守本。猶敢遙議。魏雖在昔。終欲懸討。或繁或簡。理容未適。時野時華。例頗不定。晉宋尙於談說。爭壞其清。秦涼重於文才。尤從其質。非無四五高德。緝之以道。八九大經。錄之以正。自茲以後。迭相祖述。舊典成法。且可憲章。展轉同見。因循共寫。莫問是非。誰

窮始末。僧鬘惟對面之物。乃作華鬘。安禪本合掌之名。例爲禪定。如斯等類。固亦眾矣。畱支洛邑。義少加新。真諦陳時。語多飾異。若令梵師獨斷。則微言罕革。筆人參制。則餘辭必混。意者寧貴樸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儻見瀉質。請勿嫌煩。昔日仰對尊顏。瞻尙不。等親承妙吼。聽猶有別。諍論起迷。豫晒涅槃之記。部黨興執。懸著文殊之典。雖二邊之義。佛亦許可。而兩間之道。比正未允。其致雙林。早潛一味。初損千聖。同志九旬。共集襍碎之條。尋訛本誠。水鷓之頌。俄舛昔經。一聖纔亡。法門卽滅。千年已遠。人心轉僞。旣乏瀉

水之間。復寡懸河之說。欲求冥會。詎可得乎。且儒學古文。變猶紕繆。世人今語。傳尙參差。況凡聖殊倫。東西隔域。難之又難。論莫能盡。必慤懃於三復。靡造次於一言。歲校則利有餘。日計則功不足。開大明而布範。燭長夜而成務。宣譯之業。未可加也。經不容易。理藉名賢。常思品藻。終慚水鏡。兼而取之。所備者八。誠心愛法。志願益人。不憚久時。其備一也。將踐覺場。先牢戒足。不染譏惡。其備二也。筌曉三藏。義貫兩乘。不苦闇滯。其備三也。旁涉墳史。工綴典詞。不過魯拙。其備四也。襟抱平恕。器量虛融。不好專執。其備五也。耽

於道術。澹於名利。不欲高銜。其備六也。要識梵言。乃閑正譯。不墜彼學。其備七也。溥閱蒼雅。粗諳篆隸。不昧此文。其備八也。八者備矣。方是得人。三業必長。其風靡絕。若復精搜。十步應見。香草微收。一用時遇。良林雖往者而難儔。庶來者而能繼。法橋未斷。夫復何言。則延鎧之徒。不迺隆於魏室。護顯之輩。豈偏盛於晉朝。或曰。一音遙說。四生各解。普被大慈。咸蒙遠悟。至若開源白馬。則語逐洛陽。發序赤烏。則言隨建業。未應強移此韻。始符極旨。要工披讀。乃究玄宗。遇本卽依。真僞篤信。案常無改。世稱仰述。誠在一心。非關

四辯必令存梵。詎是通方。對曰。談而不經。旁慚博識。學而無友。退愧寡聞。獨執管錘。未該穹壤。理絕名相。彌難穿鑿。在昔圓音之下。神力冥加。滿字之閒。利根迴契。然今地殊王舍。人異金口。卽令懸解。定知難會。經旨若圓雅。懷應合。直餐梵響。何待譯言。本尙虧圓。譯豈純實。等非圓實。不無疎近。本固守音。譯疑變意。一向能守十例。可明緣情判義。誠所未敢。若夫孝始孝終。治家治國。足宣至德。堪引要道。況復淨名之勸發心。善生之歸妙覺。奚假落髮剪鬚。苦違俗訓。持衣捧鉢。頓改世儀。坐受僧號。詳謂是理。遙學梵章。寧容

非法。崇佛為主。羞討佛字之源。紹釋爲宗。恥尋釋語之趣。空覩經業。弗興敬仰。忽見梵僧。倒生侮慢。退本追末。吁可笑乎。像運將窮。斯法見續。用茲紹繼。誠可悲夫。文多不載。琮師尙宗據。深究教源。故章抄疏。記諸無所及。述製書論。不敘其墳。著福田論。僧官論。慈悲論。默語論。鬼神錄。通極論。辯聖論。通學論。善知識錄等。並賦詞引。瞻精理。通顯初所著。通極者。破世術諸儒不信因果。執於教迹。好生異端。此論所宗。佛理爲極。言辯聖者。明釋教宣真。孔教引俗。論老子教不異俗。儒靈寶等經。則非儒攝。言通學者。勸引儒流。遍

師孔釋。令知內外備識俗真。言善知識者。是大因緣。登聖超凡。不因善友。無人達也。門人行矩者。卽琮兄子。爲立行記。流之於世。矩少隨琮學。諮訓葉經。東西兩館。並參翻譯。爲性頗屬文翰。通覽墳索。夙爲在僕射房。玄齡所知。深見禮厚。貞觀初。奏救追入。旣達京室。將事翻傳。遂疾而終。不果開演。鄉族流慟。接柩趙州。所譯眾經。具存餘錄。

高僧傳三集卷第二終

高僧傳二集卷第三

唐釋道宣撰

譯經篇三

本傳三人

唐京師勝光寺中天竺沙門波頗傳一

京師清禪寺沙門釋慧蹟傳二

京師紀國寺沙門釋慧淨傳三

波羅頗迦羅蜜多羅。此言作明知識。或一云波頗。此云光智。中天竺人也。本刹利玉種。姓刹利帝。十歲出家。隨師習學。誦一洛叉大乘經。可十萬偈。受具已後。便學律藏。薄通戒網。心樂禪思。又隨勝德修習定業。

因循不捨經十二年。末復南遊摩伽陀國那蘭陀寺。值戒賢論師盛弘十七地論。因復聽採。以此論中兼明小教。又誦一洛。又偈小乘諸論。波頗識度通敏。器宇冲邃。博通內外。研精大小。傳燈教授。同侶所推。承化門人。般若因陀羅跋摩等。學功樹勩。深達義網。今見領徒本國。匡化爲彼王臣之所欽重。但以出家釋子。不滯一方。六月一移。任緣靡定。承北狄貪勇。未識義方。法藉人弘。敢欲傳化。乃與道俗十人展轉北行。達西而可汗葉護衙所。以法訓勸。曾未浹旬。特爲戎主深所信伏。日給二十人料。旦夕祇奉。同侶道俗咸

被珍遇。生福增敬。日倍於前。武德九年。高平王出使入蕃。因與相見。承此風化。將事東歸。而葉護君臣畱戀不許。王卽奏聞。下敕徵入。乃與高平同來謁帝。以其年十二月達京。敕住興善寺。釋門英達莫不修造。自古教傳詞旨。有所未喻者。皆委其宗緒。括其同異。內計外執。指掌釋然。徵問相讎。披解無滯。乃上簡聞。蒙引內見。躬傳法理。無爽對揚。賜綵四十段。并宮禁。新納一領。所將五僧。加料供給。重頻慰問。勞接殊倫。至三年三月。上以諸有非樂。物我皆空。眷言真要。無過釋典。流通之極。豈尙翻傳。下詔所司。搜揚碩德。備

經三教者一十九人。於大興善創開傳譯。沙門慧乘等證義。沙門玄暮等譯語。沙門慧蹟。慧淨。慧明。法琳等綴文。又敕上柱國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散騎常侍太子詹事杜正倫。參助銓定。光祿大夫太府卿蕭瑒。總知監護。百司供送。四事豐華。初譯寶星經。後移勝光。又譯般若燈大莊嚴論合三部三十五卷。至六年冬。勘閱既周。繕寫云畢。所司詳讀。乃上聞奏。下敕各寫十部。散流海內。仍賜頗物百段。餘承譯僧有差束帛。又敕太子庶子李伯藥制序。具如論首。波頗意在傳法。情望若絃。而當世盛德。自私諸己。有人云。頗僥

倖時譽。取馳於後。故聚名達。廢講經論。斯未是引通者。時有沙門靈佳。卓犖拔羣。妙通機會。對監護使。具述事理云。頗遠投東夏。情乖名利。欲使道流千載。聲震上古。昔符姚兩代。翻經學士。乃有三千。今大唐譯人。不過二十。意在明德。罔證信非徒說。後代昭奉。無疑於今耳。識者僉議。攸同。後遂不行。時爲太子染患。眾治無效。下敕迎頗入內。一百餘日。親問承對。不虧帝旨。疾既漸降。辭出本寺。賜綾帛等六十段。并及時服十具。頗誓傳法。化不憚艱危。遠度葱河。來歸震旦。經途所亘。四萬有餘。躬賣梵本。望並翻盡。不言英彥。

有墜綸言。本志頽然雅懷莫訢。因而構疾。自知不救。分散衣資。造諸淨業。端坐觀佛。遺表施身。下敕特聽。尋爾而卒於勝光寺。春秋七十有九。東宮下令給二十人。輦屍坐送。至於山所。閣維既了。沙門玄暮收拾餘骸。爲之起塔於勝光寺。在乘師塔東。卽貞觀七年四月六日也。有識同嗟法輪轍軫。四年之譯。三泰獻功。掩抑慧燈。望照惑累。用茲引道。未敢有聞。既而人喪法崩。歸德斯及。伊我東鄙。匪咎西賢。悲夫。十姓釋慧曠。俗姓李。荊州江陵人。早悟非常。神思鋒逸。九歲投本邑隱法師出家。隱體其精爽異倫。卽度爲沙

彌講授之暇。誨以幽奧。曠領牒玄理。曾不再思。執卷誦文。紙盈四十。荆楚秀望。欽而美之。初從隱聽。涅槃法華。後別聽三論。皆剖析新奇。抗擬標會。開皇中年。住江陵寺。大興法席。羣師雲起。道俗以曠嘉績。夙成咸欲觀其器略。共請爲法主。願惟披導。有旨因而踐焉。甫年十二。創開涅槃。比事吐詞。義高常伯。論難相繼。辯荅泠然。少長莫不緘心。頌聲載路。荊州刺史宜龍公元壽。聞其幼譽。驚挺親駕謁焉。素倍前聞。大相褒賞。以事奏聞云。希世卓秀者也。登卽有詔。令本州備禮所在供送。既達京輦。殊蒙慰引。賜納僧伽梨并

衣一襲。仍令住清禪寺。從容法侶。敦悅玄儒。才藻屢揚。汲引無竭。預有衣冠士族。皆來展造門庭。莫不讚其洽聞博達。機捷之謂也。未厭斯煩。梗思濟清神。乃從應禪師。稟資必學。掩關兩載。情蹈諸門。遂語默於賢聖之閒。談授於經緯之理。值隋氏云喪。法事淪亡。道闕當年。情欣棲靜。以大業末歲。移卜終南之高冠嶺。因巖構室。疎素形心。會唐運勃興。蒼生攸濟。蹟不滯物。我來從帝城。講誨暫揚。傾都請道。武德年內。釋侶云繁。屢建法筵。皆程氣宇。時延興寺百座講仁王經。王公卿士。并從盛集。沙門吉藏。爰豎論宗。聲辯天

臨貴賤。傾目蹟。纒施銳責。言清理詣。思動幾神。驚越四部。駭心百辟。藏顧而歎曰。非惟論辯難繼。抑亦銀鉤罕蹤。今上在蕃。親觀論府。深相結納。擬爲師友。六使來召。令赴別第。蹟以生名。殺身之累。由來有人。退讓餘詞。一不聞命。及貞觀開譯。詔簡名僧。眾以文筆知名。兼又統詳論旨。乃任爲翻論之筆。譯訖奏聞。有敕賜帛百疋。衣服一具。蹟又著論序曰。般若燈論者。一名中論。本有五百偈。借燈爲名者。無分別智。有寂照之功也。舉中標目者。鑑亡緣觀等離二邊也。然則燈本無心智也。亡照法性平等。中義在斯。故寄論以

明之也。若夫尋詮滯旨，執俗迷真，顛倒斷常之閒，造次有無之內，守名喪實，攀葉亡根者，豈欲爾哉。蓋有由矣。請試陳之。若乃構分別之因，招虛妄之果，惑累熏其內識，惡友緒其外緣，致使慢聳崇山，見深滄海，恚火難觸，詞鋒罕當，聞說有而快心，聽談空而起謗。六種偏執，各謂非偏。五百論師，爭陳異論。或將邪亂正，或以偽齊真。識似悟而翻迷，教雖通而更壅。可謂捐珠翫石，棄寶負薪。觀書怖龍，尋迹怯象。愛好如此，良可悲夫。龍樹菩薩救世，挺生呵嗜慾而發心，閱深經而自鄙。蒙獨尊之懸記，然法炬於閻浮。且其地越

初依功起伏位，既窮一實且究二能。佩兩印而定百家，混三空而齊萬物。點塵劫數，歷試諸難。悼彼羣迷，故作斯論。文玄旨妙，破巧申工。破之鈍根，多生怯退。有分別明菩薩者，大乘法將。體道居衷，遐覽真言。爲其釋論，開祕密藏。賜如意珠，略廣相成。師資互顯，至如自乘異執，鬱起千端。外道殊計，紛然萬緒。驢乘競馳於駕，駟螢火爭耀於龍燭。莫不標其品類，顯厥師宗。玉石既分，玄黃亦判。西域染翰，乃有數家。考實析微，此爲精詣。若含通本末，有六千偈。梵文如此，翻則減之。我皇帝神道邁於羲皇，陶鑄侔於造化。崇本息

末無爲太平守母存子不言而治以爲聖教東流年  
淹數百而億象所負闕者猶多希聞未聞勞於寤寐  
中天竺國三藏法師波頗蜜多羅學兼半滿博綜羣  
詮喪我怡神搜玄養性遊方在念利物爲懷故能附  
杖傳身舉烟命伴冒冰霜而越葱嶺犯風熱而度沙  
河時積五年途經四萬以大唐貞觀元年頂戴梵文  
至止京輦昔秦徵童壽苦用戎兵漢請摩騰遠勞蕃  
使詎若方茲感應道契冥符家國休祥德人爰降有  
司奏見殊悅帝心敕住興善勝光卽傳新經之始仍  
召義學沙門及王公宰輔對翻此論研覈幽旨去華

存實目擊則欣其會理函丈則究其是非文雖定而  
覆詳義乃明而重審成在諏詰檢勘云畢其爲論也  
觀明中道而存中失觀空顯第一而得一乖空然司  
南之車本示迷者照膽之鏡爲鑑邪人無邪則鏡無  
所施不迷則車不爲用斯論破中其猶此矣雖復斥  
內遮外盡妄窮眞而存乎妙存破如可破蕩蕩焉恢  
恢焉迎之靡測其源順之罔知其末信是瑩心神之  
砥礪越溟險之舟輿駭昏識之雷霆照幽塗之日月  
者矣此土先有中論四卷本偈大同寶頭盧伽爲之  
注解晦其部執學者昧焉此論旣興可爲龜鏡庶明

達君子。詳而味之。序成未卽聞上。帝敕祕書監虞世南作序。見蹟之所製。歎嗟無以加焉。因奏聞上。仍以序列於卷首。所在傳寫。緘於經藏。以貞觀十年四月六日終於所住。春秋五十有七。葬於京郊之東。列隧立碑。頌其芳德。太常博士褚亮爲文。自蹟之知道。倫等崇其辯機。時俗以擬慧乘。固爲篤論。詞注難窮。無施不遂。講華嚴。大品。涅槃。大智度。攝大乘。及中百諸論。皆詮釋。章部決滯。有問。又誦涅槃法華。竟文。滔美。時爲眾述。清嘯動神。又抽減什物。用寫藏經。尋閱纔止。便修虔奉。又善導達眾首。舒暢物情。爲諸文雄之

所稱敘。特明古迹。偏曉書畫。京華士子。屢陳真偽。皆資其口實。定其人世。文章詞體。頗預能流。草隸筆功。名流臺府。每有官供。勝集必召。而處其中。公卿執紙。請書填赴。蹟隨紙賦筆。飛驟如風。藻蔚雄態。綺華豐富。故在所流著。耽玩極多。懸諸屏障。或銘座右。詠集八卷行世。

釋慧淨。俗姓房氏。常山真定人也。家世儒宗。鄉邦稱美。淨卽隋朝國子博士徽遠之猶子也。生知天挺雅懷。篇什風格。標峻器宇。冲邈。年在弱歲。早習正墳。便曉文頌。榮冠閭里。十四出家。志業宏遠。日頌八千餘

言。總持詞義罕有其比。遊聽講肆。諮質碩疑。徵究幽微。每臻玄極。聽大智度及餘經部。神彩孤拔。見聞驚異。有志念論師。馳名東夏。時號窮小乘之巖穴也。乃從聽習。襟心婆沙。學周兩遍。文義精通。根業搜求。務括清致。由是嘉聲遠布。學徒欽屬。開皇之末。來儀帝城。屢折重關。更馳名譽。大業初歲。因尋古迹。至於槐里。遇始平令楊宏。集諸道俗於智藏寺。欲令道士先開道經於時。法侶雖殷。無敢抗者。淨聞而謂曰。明府盛結四部。銓衡兩教。竊有未諭。請諮所疑。何者。賓主之禮。自有常倫。其猶冠履不可顛倒。豈於佛寺而令

道先爲主乎。明府教義有序。請不墜績。令曰。有旨哉。幾誤諸後。卽令僧居先座。得無辱矣。有道士于永通。頗挾時譽。令懷所重。次立義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令卽命言申論。仍曰。法師必須詞理切對。不得犯平頭上尾。于時令冠平帽。淨因戲曰。貧道既不冠帽。寧犯平頭。令曰。若不犯平頭。當犯上尾。淨曰。貧道脫屣昇座。自可上而無尾。明府解巾冠帽。可謂尾而無頭。令有靦容。淨因問通曰。有物混成。爲體一故混。爲體異故混。若體一故混。正混之時。已自成一。則一非道生。若體異故混。未混之時。已

自成二。則二非一起。先生道冠餘列。請爲稽疑。於是通遂茫然。忸怩無對。淨曰。先生既能開關延敵。正當鼓怒餘勇。安得事如桃李。更生荆棘。仍顧令曰。明府旣爲道助。何以救之。令遂赦然。爾後頗有援救。皆應機偃仆。罔非覆軌。自爾大小雙玩研味逾深。注述之餘。尋繹無暇。卻掃閑室。總略舊宗。續述禰心。玄文爲三十卷。包括羣典。籠罩古今。四遠英猷。皆參沈隱。未又以俱舍所譯詞旨宏富。雖有陳迹未盡研求。乃無師獨悟。思擇名理。爲之文疏三十餘卷。遂使經部妙義接紐明時。屬賓正宗。傳芳季緒。學士頽川庾初孫。

請註金剛般若。乃爲釋文舉義。鬱爲盛作。窮真俗之教源。盡大乘之祕要。遐邇流布。書寫誦持。文學詞林。傳諸心口。聲績相美。接肩恆聞。太常博士褚亮英藻。清拔名譽。早聞欽此。芳猷爲之序引。其詞曰。若夫大塊均形。役智從物。情因習改。性與慮遷。然則達鑒窮覽。皎乎先覺。炳慧炬以出重昏。拔愛河而昇彼岸。與夫輪轉萬劫。蓋染六塵。流遁以狗無涯。踳駁而趨捷徑。不同日而言也。頽川庾初孫。早宏篤信。以爲般若所明。歸於正道。顯大乘之名相。標不住之宗極。出乎心慮之表。絕於言像之外。是以結髮受持。多歷年所。

雖妙音演說成誦不虧。而靈源邃湛。或有未悟。嗟迷林之弗遠。睠砥途而太息。屬有慧淨法師。博通奧義。辯同炙輠。理究連環。庾生入室。斫幾伏膺。善誘乘此誓願。仍求註述。法師懸鏡忘疲。衢樽自滿。上憑神應之道。傍盡心機之用。敷暢微言。宣揚至理。曩日舊疑。渙焉冰釋。今茲妙義。朗若霞開。爲像法之梁棟。變羣生之耳目。辭峰秀上。映鶯岳而相高。言泉激壯。赴龍宮而競遠。且夫釋教西興。道源東注。世閱賢智。才兼優洽。精該睿旨。罕見其人。今則妙門重闡。藉甚當世。相此玄宗。鬱爲稱首。歲維閏茂。始創懷袖。月躔仲呂。

爰茲絕筆。緇俗攸仰。軒蓋成陰。扣鍾隨其大小。鳴劍發其光彩。一時學侶。專門受業。同涉波瀾。遞相傳授。方且顧茂林遠。俯視安生。獨步高衢。對揚正法。遼東眞本。望懸金而不刊。指南所寄。藏羣玉而無朽。豈不盛哉。豈不盛哉。武德初歲。時爲三府官僚。上下咸集。延興京城。大德競陳。言論有清。禪法師立破空義。聲色奮發。厲逸當時。相府記室王敬業。啓上曰。登座法師義鋒難對。非紀國慧淨。無以挫其銳者。卽令對論。淨曰。今在英雄之側。厠龍象之間。奉對上人。難爲高論。雖然。敢藉斂秋霜之威。布春雨之澤。使慧淨諮質。

小疑。令法師揄揚大慧。豈非佛法之盛哉。因問曰。未審破空。空有何破。荅曰。以空破空。非以有破。難曰。執空爲病。還以空破。是則執有爲病。還以有除。覆卻往還。遂無以解。貞觀二年。新經既至。將事傳譯。下敕所司。搜選名德。淨當斯集。筆受大莊嚴論。詞旨深妙。曲盡梵言。宗本既成。并續文疏。爲三十卷。義冠古今。英聲藉甚。三藏法師對僕射房玄齡。鴻臚唐儉。庶子杜正倫。于志寧。撫淨背而歎曰。此乃東方菩薩也。自非精爽天拔。何以致斯言之極哉。甚爲異域見欽如此。至貞觀十年。本寺開講。王公宰輔。才辯有聲者。莫不

畢集。時以爲榮望也。京輔停輪。盛言陳抗。皆稱機判。委綽有餘逸。黃巾蔡子晃。秦世英。道門之秀。纔伸論擊。因遂徵求。自覆義端。失其宗緒。淨乃安詞調引。晃等飲氣而旋。合坐解頤。貴識同美。爾後專當法匠。結眾敷引。標放明穆。聲懋臺府。梁國公房玄齡。求爲法友。義結俗冗。晨夕參謁。躬盡虔敬。四事供給。備展翹誠。淨體斯榮。問忘身爲法。又撰法華經續述十卷。勝鬚仁王般若温室盂蘭盆上下生。各出要續。盛行於世。並文義綺密。高彥推之。故其每有引通。光揚佛日。緇素雲踊。慶所洽聞。於時大法廣弘。充溢天壤。頗亦

淨之功也。然末代所學庸淺者多。若不關外則言無所厝。如能摧伏異道。必以此學爲初。每以一分之功遊心文史。讚引成務。兼濟其神。而性慕風流。情寄仁厚。泛愛爲心。忘已接物。寄寫言晤。終日無疲。故使遠近聞風。參請填委。皆應變接。敘神悅而歸。或筆賦緣情。觸興斯舉。畱連旬日。動成文會。和琳法師初春法集之作。曰。鷲嶺光前選。祇園表昔恭。哲人崇踵武。引道會羣龍。高座登蓮葉。塵尾振霜松。塵飛揚雅梵。風度引疎鐘。靜言澄義海。發論上詞鋒。心虛道易合。跡廣席難重。和風動淑氣。麗日啓時雍。高才揆雅什。願

已濫朋從。因茲仰積善。靈華庶可逢。又與英才言聚。賦得昇天行。詩曰。馭風過閬苑。控鶴下瀛洲。欲採三芝秀。先從千仞遊。駕鳳吟虛管。乘槎頽淺流。汎齡一已駐。方驗大椿秋。又和盧贊府遊紀國道場詩曰。日光通漢室。星彩晦周朝。法城從此構。香閣本茗蕤。珠盤仰承露。刹鳳俯摩香。落照侵虛牖。長虹拖跨橋。高才暫騁目。雲藻遂飄飄。欲追千里驥。終是謝連鑣。又於冬日普光寺臥疾。值雪。簡諸舊遊。詩曰。臥痾苦畱滯。闢戶望遙天。寒雲舒復卷。落雪斷還連。凝華照書閣。飛素婉琴絃。迴飄洛神賦。皎映齊紈篇。縈階如鶴

舞拂樹似花鮮。徒賞豐年瑞。沈憂終自憐。於是帝朝  
宰貴。趙公燕公以下名臣。和繫將百許首。中書舍人  
李義府。文苑之英秀者也。美之不已。爲詩序云。由斯  
聲唱更高。玄儒屬目。翰林文士。推承冠絕。競述新製。  
請摘瑕累。淨以人之作者。嗟非奇挺。乃搜採近代藻  
銳者。撰詩英華。一表十卷。識者懷鉛採其冠冕。吳王  
諮議劉孝孫。文才翹跋。爲之序曰。釋教之爲義也大  
矣哉。智識所不能名言。視聽所不得聞見。馬鳴龍樹。  
引聖旨於前。慧遠道安。闡微言於後。至於紹高蹤而  
孤引踵。逸軌以遐征。誰之謂歟。慧淨法師卽其人矣。

法師澹和稟氣。川岳降精神。解內融心。幾外朗鬢。年  
對日。卯歲參玄。擢本森稍。干雲階乎尺木。長瀾淼漫。  
浴日導乎蒙泉。而慧炬夙明。禪枝早茂。臨閱川而軫  
慮。睠定水以怡神。慨彼勞生。悟茲常樂。三乘奧義。渙  
矣冰消。二諦法門。怡然理順。俄而發軔東夏。杖錫西  
秦。至於講肆法筵。聆嘉聲而響赴。剖疑析滯。服高義  
而景從。明鏡屢照而不疲。鴻鐘待扣而斯應。窮涯盈  
量。虛往實歸。誠佛法之棟梁。僧徒之領袖者也。余昔  
遊京輦。得伸景慕。寥寥淨域。披雲而見光景。落落閑  
居。入室而生虛白。法師導余以實際。誘余以眞如。挹

海不知其淺深。學山徒仰其峻極。嘗以法師敷演之暇。商榷翰林。若乃園柳天榆之篇。阿閣綺窗之詠。魏王北上。陳思南國。嗣宗之賦明月。彭澤之摛微雨。逮乎顏謝。採藻任沈。適文足以理會八音。言諧四始。咸遞相祖述。鬱爲龜鏡。豈獨光於曩代。而無繼軌者乎。近世文人才華。閒出周武帝。震彼雄圖。削平漳滏。隋高祖韞茲英略。龕定江淮。混一車書。大開學校。溫邢譽高於東夏。徐庾價重於南荆。王司空孤秀一時。沈恭子標奇絕代。凡此英彥。安可闕如。自參墟啓祚。重光景曜。大弘文德。道冠前王。邁輔之士。風趣林壑。之

賓雲集。故能抑揚漢徹。孕育曹丕。文雅鬱興於茲。爲盛。余雖不敏。竊有志焉。旣而舟壑潛移。悼陵谷而遷貿。居諸易晚。惻人世之難常。固請法師。躔迴清鑒。採摭詞什。耘翦繁蕪。蓋君子不常矜莊。刪詩未爲斯玷。自劉廷尉所撰詩苑之後。纂而續焉。賴川庾初孫。學該墳素。行齊顏閔。京兆韋山甫。耿介有奇節。弋獵綜羣言。與法師周旋。情踰膠漆。觀斯盛事。咸共贊成。生也有涯。庾侯長逝。永言怛化。不覺流襟。頃觀其遺文。久爲陳迹。今亦次乎汗簡。貽諸後昆。法師式遵舊章。纂斯鴻烈。余聊因暇日。敬述芳猷。俾郢唱楚謠。同管

絃而播響。春華秋實。與天地而長存。遂使七貴揖其嘉猷。五眾欣其慧識。凡預能流家藏一本。自爾國家盛集。必預前驅。每入王宮。頻登上席。簡在帝心。羣官攸敬。皇儲久餐德素。乃以貞觀十三年。集諸宮臣及三教學士於弘文殿。延淨開闡法華。道士蔡晃講道論好獨秀。高宗下令遣與抗論。晃卽整容問曰。經稱序品第一。未審序第何分。淨曰。如來入定徵瑞。放光現奇。動地雨花。假遠聞近。爲破二之洪基。作明一之由漸。故爲序也。第者爲居。一者爲始。序最居先。故稱第一。晃曰。第者弟也。爲弟則不得稱一。言一則不得

稱第。兩字矛盾。何以會通。淨曰。向不云乎。第者爲居。一者爲始。先生既不領前宗。而謬陳後難。使是自難何成難人。晃曰。言不領者。請爲重釋。淨啓令曰。昔有二人。一名蛇奴。道帚忘掃。一名身子。一聞千解。然則蛇奴再聞不悟。身子一唱便領。此非授道不明。但是納法非俊。晃曰。法師言不出唇。何所可領。淨曰。菩薩說法聲震十方。道士在坐如迷如醉。豈直形體聾瞶。其智抑亦有之。晃曰。野干說法何由可聞。淨曰。天宮嚴衛。理絕獸蹤。道士魂迷。謂人爲畜。時有國子祭酒孔穎達。心存道黨。潛扇蠅言。曰。佛家無諍。法師何以

構斯淨啓令曰。如來存日已有斯事。佛破外道。外道不通。反謂佛曰。汝常自言平等。今既以難破我。卽是不平。何謂平等。佛謂通曰。以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卽我平也。而今亦爾。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卽淨無諍也。於時皇儲語祭酒曰。君既譏說。眞爲道黨。淨啓令曰。慧淨常聞。君子不黨其知。祭酒亦黨乎。皇儲怡然大笑。合座歡踊。令曰。不徒法樂。以至於斯。故淨之樞機。三教發悟。一斯類也。頻入宮闈。與道抗論。談柄暫擣。四坐驚懾。蔡晃等。旣是道門鋒。領屢逢挫拉。心聲俱靡。皇儲目矚淨之神銳。難加也。乃

請爲普光寺任。下令曰。紀國寺上座慧淨法師。名稱高遠。行業著聞。綱紀伽藍。必有弘益。請知寺任。淨以弘宣爲務。樂於寂止。雖蒙榮告。情所未安。乃委固辭。不蒙允許。慨斯恩迫。致啓謝曰。伏奉恩令。以慧淨爲普光寺主。仍知本寺上座事。奉旨驚惶。罔知攸措。但慧淨不揆庸短。少專經論。用心過分。因搆沈痾。暨犬馬齒隆。衰弊日甚。賴全生納養。僅時敷說。磨鈍策蹇。濫被吹噓。至於提頓。綱維由來未悟。整齊僧眾。素所不閑。恩遣曳此庸衰。總彼殷務。竊悲魚鹿異處。失燥濕之宜。方圓改質。乖任物之性。旣情不逮事。實迫於

心。撫躬驚惕。不遑啓處。然恩旨隆渥。罔敢辭讓。謹以謝聞。伏增戰悚。令荅曰。忽辱來書。甚以傾慰。三復之後。自覺欣然。竊聞如來。雖迹起人間。而道籠天外。神功妙力。不可思議。寂爾無爲。則言語道斷。湛然常住。則心行處滅。但爲眾生煩惱漂沒。愛河得不大拯。橫流令登彼岸。故出入三界。昇降六天。經營十方。良爲於此。若夫鹿園福地。鷲嶺靈山。灑甘露於禪林。轉法輪於淨域。付囑菩薩。濟拔黔黎。然後放光面門。滅影雙樹。寶船雖沒。遺教猶存。卽是如來法身。無有異也。然人能引道非道。引人遠有彌勒文殊。親承音旨。近

則圖澄羅什。發明經教。五百一賢。信非徒說。千里一遇。蓋匪虛言。法師昔在俗緣。門稱通德。飛纓東序。鳴玉上庠。故得垂裕。後昆傳芳。猶子嘗以詩稱。三百不離於苦空。典禮三千。未免於生滅。故發弘誓願。迴向菩提。落彼兩髦。披茲三服。至如大乘小乘之偈。廣說略說之文。十誦僧祇八部般若。天親無著之論。法門句義之談。皆剖判胸懷。激揚清濁。至於光臨講座。開置法筵。精義入神。隨類俱解。寫懸河之辯。動連環之辭。碧雞譽於漢臣。白馬稱於傲吏。以今方古。彼復何人。所以仰請法師爲普光寺主。兼知紀國寺上座事。

又聞若獨善之心有限。則濟物之理不弘。彼我之意未忘。則他自之情不坦。且普光紀國。俱是道場。舊住新居。有何差別。法師來狀云。魚鹿易處。失燥濕之宜。斯乃意在謙虛。假稱珍怪。若聞流水長者。遂能救十千之魚。曠野獵師。豈得害三歸之鹿。但使筌蹄不用。則言象自忘。淨又謝曰。重蒙令旨。恩渥載隆。追深悚怍。但慧淨學慚。照雪解愧。傳燈濫叨榮幸。坐致非望。復蒙垂茲神翰。播斯引誘。文麗辰象。調諧金石。加以恩兼道俗。澤總存亡。獎進高深。譬超山海。循環百遍。悲喜交懷。徒知銘感。豈陳螢露。頻煩曲降。顧已多慚。

謹以狀聞。月增怵惕。登又下令。與普光寺眾曰。蓋聞正法沒於西域。像教被於東華。古往今來。多歷年所。而難陀迦葉。馬鳴龍樹。既同瓶瀉。有若燈傳。故得妙旨。微言垂文。見意。是以三才之相。遍滿人天。十二部經。敷揚刹土。由其路者。則高騁四衢之上。迷其塗者。則輪迴六趣之中。理窟法門。玄宗祕藏。非天下之至蹟。孰能與於此乎。皇帝以神道設教。利益羣生。故普建仁祠。紹隆正覺。卜茲勝地。立此伽藍。請赤縣之名僧。徵帝城之上首。山林之士。擁錫來遊。朝廷之賓。摳衣趨座。義筵濟濟。法侶詵詵。實聚落之福田。黔黎之

壽域。加以叢楹疊榭。寶塔華臺。洪鐘扣而弗誼。清梵唱而逾靜。若夫盧舍那佛。坐普光法堂。靈相歲蕤。神變矜靈。以今方古。闇與冥符。名器之間。豈容虛立。然僧徒結集。須有綱紀。詢諸大眾。罕值其人。積日搜揚。頗有僉議。咸云紀國寺王座慧淨。自性清淨。本來有之。風神秀徹。非適今也。至於龍宮寶藏。象力尊經。皆挺自生知。無師獨悟。豈止四諦一乘之說。七處八會之談。要其指歸。得其真趣而已。固亦滌除玄覽。老氏之至言。潔靜精微。宣尼之妙義。莫不窮理盡性。尋根討源。其德行也。如彼。其學業也。如此。今請爲普光寺

主。仍知本寺事。法師比者。逡巡靜退。不肯降重。殷勤苦請。方始剋從。但菩薩之家。體尙和合。若得無諍三昧。自然永離十纏。亦願合寺諸師。共引此意。其迎請之禮。任依僧法。又令所司。建講設齋。并請法師。廣開義理。淨以寮窠。大集光榮。一旦非夫。經力何以致斯。乃創開法華。未陳大論。英達高勝。擁萃門筵。故能接誘。玄素。撫承學識。傳詞馳論。大響嘉猷。縱達清言。光前絕後。太子中舍辛誦。學該文史。傲誕自矜。題章著翰。莫敢當擬。預有殺青。請必裂之於地。謂僧中之無人也。淨憤斯輕侮。乃裁論擬之。文云。紀國寺釋慧淨。

敬酬東宮辛中舍曰披覽高論博究精微旨瞻文華  
驚心眩目辯超炙輶理跨連環幽難勃以縱橫揆藻  
紛其駱驛映雲霞而比爛吐金石以相諧絢矣文章  
冲乎探賾非夫哲士誰其溢心瞻彼上人固難與對  
輕持不敏敢述朝聞豈因稽疑寧酬客難也來論云  
一音演說各隨類解蠱動眾生皆有佛性然則佛陀  
之與先覺語從俗異智慧之與般若義本玄同習智  
覺若非勝因念佛慧豈登妙果荅曰大矣哉斯舉也  
深固幽遠杳冥難測吾子爲信乎爲疑乎其信也豈  
不然乎哉其疑也豈不深乎哉然則下士不笑不足

以爲道淺智不謗不足以爲深仰度高明固無笑謗  
矣但其言濩落理涉嫌疑今當爲子略陳梗概若乃  
問同荅異文郁郁於孔書名一義乖理堂堂於釋教  
若名同不許義異則問一不得荅殊此例旣昇彼並  
自沒如其未喻更爲提撕失以住無所住萬善所以  
兼修爲無不爲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絕聖棄智抱一  
守雌冷然獨善義無兼濟較言優劣其可倫乎二宗  
旣辯百難斯滯來論云必謂彼此名言遂可分別一  
音各解乃翫空談荅曰誠如來旨亦須分別竊以逍  
遙一也鵬鷄不可齊乎九萬榮枯同也椿菌不可齊

乎八千。而況燭火之倖日月。浸灌之方時雨。寧以分  
同明潤。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山毫一其小大。彭殤  
均其壽夭。廷楹亂其橫豎。施厲混其妍媸。斯由相待  
不定。相奪可忘。莊生所以絕其有封。非謂未始無物。  
斯則以余分別攻子分別。子忘分別。卽余忘分別矣。  
君子劇談。幸無謔論。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文誠矣。  
深可慎哉。來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緣起。復心有待。資  
氣涉求。然則我淨受於熏修。慧定成於繕刻。荅曰。無  
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  
乎。新吾來矣。吾豈斷乎。新故相傳。假熏修以成淨。美

惡更代。非繕刻而難功。是則生滅破於斷常。因果顯  
乎中觀。鬱乎宗也。談乎妙也。斯實莊釋玄同。東西理  
會。而吾子去彼取此。得無謬乎。來論云。續鳧截鶴。庸  
詎眞如。草化蜂飛。何居弱喪。荅曰。夫自然者。報分也。  
熏修者。業理也。報分已定。二鳥無羨於短長。業理資  
緣。兩蟲有待而飛化。然則事像易疑。沈冥難曉。幽求  
之士。淪惑罔息。至若道園四果。尙昧衣珠。位隆十地。  
猶昏羅縠。聖賢固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自非鑒鏡  
三明。雄飛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敷究幽微。貧道藉以  
受業家門。朋從是寄。希能擇善。敢進芻蕘。如或鏗然

願詳金牒矣。於是廊廟貴達咸仰高風。人藏一本緘諸懷袖。同聚談宴。以爲言先。辛侯由茲頂戴。頓祛邪網。帝里榮勝。望日披雲。各撒金帛。樹興來福。沙門法琳。包括經史。摛揆昔聞。承破邪疑。乃致書曰。近覽所報。辛中舍析疑論。詞義包舉。比喻超絕。璀璨眩離。朱之目。鏗鏘駭師。曠之耳。因以妙盡寰中事。殫辯罔譬。玉衡之齊七政。猶溟海之統百川。渙渙乎巍巍乎。言過視聽之外。理出思議之表。足可杜諸見之門。開得意之路者也。至如住無所住。兼修之義在焉。爲無不爲。齊應之功引矣。將令守雌顏厚。獨善觀容。乃理異之顯哉。豈玄同之可得。夫立像以表意。得意則像忘。若忘其所忘。則彼此之情斯泯。非忘其不忘。小大之殊有異。是知日月既出。無用燭火之光。時雨既降。何煩浸灌之澤。故云彼此可忘。非無此也。故吾去也。因故去而辯無常。新吾來也。藉新來以談緣起。非新非故。熏修之義莫成。無繕無剋。美惡之功孰著。蓋以生滅破彼斷常之迷。寄因果示其中觀之路。斷常見息。則弱喪同歸。中觀理融。則眞如自顯。或談業理以明熏習。乍開報分。以釋自然。意出情端。旨超文外。報分有在。鳧鶴自忘其短長。業理相因。草蜂各任其飛化。

可謂於無名相中假名相說。體真會俗。豈不然歟。詳中舍天挺之才。未等若人盡理之說。子期可慚於喪偶。顏生有媿其坐忘。可以息去取之兩端。泯顛沛之一致。楚既得之。齊亦未爲失也。法師博物不羣。智思無限。當今獨步。卽日梁棟。旣爲眾所知識。實亦名稱普聞。加以累謁金門。頻登上席。扇玄風於鶴籥。振法鼓於龍樓。七貴挹其波瀾。五師推其神篤。旣聳垂天之翼。又縱橫海之鱗。支遁之匹王何。寧堪並駕。帛祖之方嵇阮。未足連衡。用古儔今。君有之矣。琳謝病南山。棲心幽谷。非出非處。蕩慮於風雲。無見無聞。寄情於泉石。偶觀名作。實遣繁憂。乍覽瓊章。用祛痼疾。徘徊吟諷。循環卷舒。蘊畜懷袖之中。不覺紙勞字故。略申片意。謹此白書。其所著述。賦詞爲諸道賢稱美如此。及貞觀十九年。更崇翻譯。所司簡約。又無聯類。下詔追赴。謝病乃止。今春秋六十有八。聲聞轉高。心疾時動。或停法雨。暫有登臨。雲屯學館。義侶則輟其冠冕。文句則定其短長。詞彩則揭其精華。音韻則響其諧調。神氣高爽。足引懦夫。牆宇崇深。彌開廉士。斯並自敘而卽筆。故不盡其纖隱云也。

高僧傳二集卷第三終

高僧傳二集卷第三

白然而聖業始不盡其慈願云也

諸國師原高次以謝法華字崇崇爾爾士謀並

其文以領法其受經師以因其法華音韻願誓其

法德如身出兩曹自登無畏學僧辨出領其法

高以世備師以世令齊法華上人曾問師高必悉

世又貞勝十平東業爾爾爾何前師又無難廢不

中法意慈此白書其世答世無師法能益賢師矣暇

師令願前疑谷智蓋會如師之中不賞無然字劫劫

師承心問師各身實慈慈慈不賞更章用赴國共將

高僧傳二集卷第四

唐釋道宣撰

譯經篇四 本傳二人

唐京師大慈恩寺釋玄奘傳一

京師大慈恩寺梵僧那提傳二

釋玄奘本名禕。姓陳氏。漢太丘仲弓之後也。子孫徙

於河南。故今為洛州緱氏人焉。祖康。北齊國子博士。

父惠。早通經術。長八尺。明眉目。拜江陵令。解纓而退。

即大業年。識者以為剋終。隱淪之候。故也。兄素出家。

即長捷法師也。容貌堂堂。儀局瓌秀。講釋經義。聯班

羣伍住東都淨土寺。以樊少罹窮酷。攜以將之。日授  
精理。旁兼巧論。年十一誦維摩法華。東都恆度便預  
其次。自爾卓然。梗正不偶。時流口誦目緣。略無閒缺。  
觀諸沙彌。劇談掉戲。樊曰。經不云乎。夫出家者。爲無  
爲法。豈復恆爲兒戲。可謂徒喪百年。且思齊之懷。尙  
鄙而不取。拔萃出類。故復形在言前耳。時東都慧日。  
盛弘法席。涅槃攝論。輪馳相係。每恆聽受。昏明思擇。  
僧徒異其欣奉。美其風素。愛敬之至。師友參榮。大眾  
重其學功。弘開役務。時年十五。與兄住淨土寺。由是  
專門受業。聲望逾遠。大業餘曆。兵饑交貿。法食兩緣。  
投庇無所。承沙門道基。化開井絡。法俗欽仰。乃與兄  
從之。行達長安。住莊嚴寺。又非本望。西踰劍閣。既達  
蜀都。卽而聽受阿毗曇論。一聞不忘。見稱昔人。隨言  
鏡理。又高倫等。至於婆沙廣論。禩心玄義。莫不鑿窮  
巖穴。條疏本幹。然此論東被。弘唱極繁。章鈔異同。計  
逾數十。皆蘊結胸府。聞持自然。至於得喪筌旨。而能  
引用無滯。時皆訝其憶念之力。終古罕類也。基每顧  
而歎曰。余少遊講肆多矣。未見少年神悟若斯人也。  
席中聽侶。僉號英雄。四方多難。總歸綿益。相與稱讚。  
逸口傳聲。又僧景攝論道。振迦延。世號難加。人推精

覈皆師承宗據。隅奧明銓。昔來攝論十二住義。中表銷釋十有二家。講次誦持。率多昏漠。而樊初聞記錄。片無差舛。登座敘引。曾不再緣。須便爲述。狀逾宿構。如斯甚眾。不可殫言。武德五年。二十有一。爲諸學府。雄伯沙門。講揚心論。不窺文相。而涌注無窮。時曰。神人不神。何能此也。晚與兄。復佳益南空慧寺。私自惟曰。學貴經遠。義重疏通。鑽仰一方。未成探蹟。有沙門道深。體悟成實。學稱包富。控權敷化。振網趙邦。憤發內心。將捐巴蜀。捷深知其遠量也。情願勤勤。每勸勉之。而正意已行。誓無返面。遂乃假緣告別。閒行江峽。

經途所及。荆揚等州。訪逮道鄰。莫知歸詣。便北達深。所委參勇。鎧素襲嘉問。縱洽無遺。終始十月。資承略盡。時燕趙學侶。相顧逢秋。後發前至。抑斯人也。沙門慧休。道聲高邈。行解相當。夸罩古今。獨據鄴中。昌言傳授。詞鋒所指。海內高尙。又往從焉。不面生來。相逢若舊。去師資禮。事等法朋。偏爲獨講。襟心攝論。指摘纖隱。曲示綱猷。相續八月。領酬無斃。休又驚異絕歎。撫掌而嗟曰。希世若人。爾其是也。沙門道岳。宗師俱舍。闡弘有部。包籠領袖。吞納喉襟。揚業帝城。來儀羣學。乃又從焉。創迹京都。詮途義苑。沙門法常。一時之

最。經綸教悟。其徒如林。奘乃一舉十問。皆陳幽奧。坐中杞梓。拔思未聞。由是馳譽道流。擅聲日下。沙門僧辯。法輪論士。機慧是長。命來連坐。吾之徒也。但爲俱舍一論。昔所未聞。因爾服膺。曉夕諮請。岳審其殷至。慧悟霞明。樂說不窮。任其索隱。覃思研採。晬周究竟。沙門玄會。匠剖涅槃。刪補舊疏。更張琴瑟。承斯令問。親位席端。諮質遲疑。渙然祛滯。僕射宋公蕭瑀。敬其脫穎。奏住莊嚴。然非本志。情棲物表。乃又惟曰。余周流吳蜀。爰逮趙魏。末及周秦。預有講筵。率皆登踐。已布之言。合雖蘊胸襟。未吐之詞。宗解籤無地。若不輕

生殉命誓往華胥。何能具覲成言。用通神解。一觀明法。了義真文。要返東華。傳揚聖化。則先賢高勝。豈決疑於彌勒。後進鋒穎。寧輟想於瑜伽耶。時年二十九也。遂厲然獨舉。詣闕陳表。有司不爲通引。頓迹京輦。廣就諸蕃。遍學書語。行坐尋授。數日傳通。側席面西。思聞機候。會貞觀三年。時遭霜儉。下敕道俗。隨豐四出。幸囚斯際。徑往姑臧。漸至燉煌。路由天塞。裹糧弔影。前望悠然。但見平沙。絕無人徑。迴遑委命。任業而前。展轉因循。達高昌境。初奘在涼州。講揚經論。華夷士庶。盛集歸崇。商客通傳。預聞蕃域。高昌王麴文泰。

得信佛經。復承奘告。將遊西部。恆置郵駟。境次相迎。忽聞行達。通夕立候。王母妃屬執炬殿前。見奘苦辛。備言意故。合宮下淚。驚異。希有。延畱夏坐。長請開弘。王命爲弟。母命爲子。殊禮厚供。日時恆致。乃爲講仁。王等經及諸機教。道俗係戀。並願長畱。奘曰。本欲通開大化。遠被家國。不辭賤命。忍死西奔。若如來語。一滯此方。非唯自虧發足。亦恐都爲法障。乃不食三日。僉見極意。無敢措言。王母曰。今與法師一遇。並是往業因緣。脫得果心。東返。願重垂誠。誥遂與奘手傳香信。誓爲母子。麴氏流淚執足而別。仍敕殿中侍郎。賫

綾帛五百疋。書二十四封。并給從騎六十人。送至突厥葉護牙所。以大雪山北六十餘國。皆其部統。故重遣遣奘開前路也。初至牙所。信物倍多。異於恆度。謂是親弟。具以情告。終所不信。可汗重其賄賂。遣騎前告所部諸國。但有名僧勝地。必令奘到。於是連騎數十。盛若皇華。中途經國。道次參候。供給頓具。倍勝於初。自高昌至於鐵門。凡經一十六國。人物優劣。奉信淳疏。具諸圖傳。其鐵門也。卽鐵門關。漢之西屏。入山五百。旁無異路。一道南出。險絕人物。左右石壁竦立。千仞。色相如鐵。故因號焉。見漢門扉一豎一卧。外鐵

裹木加懸諸鈴。必掩此關。實惟天固。南出斯門。土田  
溫沃。花果榮茂。地名都貨羅也。縱千餘里。廣三千餘。  
東拒葱嶺。西接波斯。南太雪山。北據鐵門。縛芻大河。  
中境西流。卽經所謂博又河也。其境自分爲二十七  
國。各有君長。信重佛教。僧以十二月十六日。安居坐  
其春分。以斯時濕熱雨多故也。又前經國。凡度十三。  
至縛喝國。土地華博。時俗號爲小王舍城。國近葉護  
南牙也。突厥常法。夏居北野。花草繁茂。放牧爲勝。冬  
處山中。用遮寒。廝故有兩牙王都。城外西南寺中。有  
佛澡罐。可容斗許。及佛掃帚。并以佛牙守護。莊嚴殆  
難瞻覩。奘爲國使。躬事頂戴。西北不遠。有提謂波利  
兩城。建塔表靈。卽爰初道成。獻髮長者之本邑。髮爪  
塔也。又東南行大雪山中。七百餘里。至梵衍國。僧有  
數千。學出世部。王城北山有立石像。高百五十尺。城  
東臥佛。長千餘尺。並精舍重接。金寶莊校。晃曜人目。  
見者稱歎。又有佛齒舍利。劫初緣覺齒。長五寸許。金  
輪王齒。長三寸許。并商那和修鉢。及九條衣。絳色猶  
存。又東山行至迦畢試國。奉信彌勝。僧有六千。多大  
乘學。其王歲造銀像。高丈八。延請遐邇。廣樹名壇。國  
有如來爲菩薩時。齒長可寸餘。又有其髮。引長尺餘。

放還螺旋。自斯地北。民襍胡戎。制服威儀。不參大夏。名爲邊國。蜜利車類。唐言譯之。垢濁種也。又東七百。至濫波國。卽印度之北境矣。言印度者。卽天竺之正名。猶身毒。賢豆之訛號耳。論其境也。北背雪山。三垂大海。地形南狹如月上弦。川平廣衍。周九萬里。七十餘國。依止其中。時或乖分。略地爲國。今則盡三海際。同一王命。又東雪山。那伽羅曷國。卽布髮掩泥之故地。詳諸經相意。有疑焉。何則。尋討本事。乃在賢劫已前。蓮華定光名殊。三佛旣非同劫。類被火災。何得故處。今猶泥濕。若以爲虛。佛非妄語。如彼諸師。各陳異解。有論者言。此實本地。佛非妄也。雖經劫壞。本空之處。願力莊嚴。如因事也。並是如來流化。斯迹常存。不足怪矣。故其勝地。左則標樹。諸窣堵波。卽靈塔之正名。猶偷婆。斗藪婆之訛號耳。阿育王者。此號無憂。恨不覩佛。興諸感戀。繼是聖迹。皆起銘記。故於此處。爲建石塔。高三十餘丈。又有石壁佛影。蹈迹眾相。皆豎標記。並如前也。

城南不遠。醯羅城中。有佛頂骨。周尺二寸。其相仰平。形如天蓋。佛髑髏蓋如荷葉盤。佛眼圓精。狀如柰許。澄淨皎然。有佛大衣。其色黃赤。佛之錫杖。以鐵爲環。

紫檀爲竒。此五聖迹同在一城。固守之務如傳國寶。此近突厥。昔經侵奪。雖至所在還潛本處。斯則赴緣隱顯。未**在**兵威。奘奉覩靈相。悲淚橫流。手撥末香。親看體狀。倍增欣悅。卽以和香。扣其頂骨。覩有嘉瑞。又增悲慶。近有北狄大月支王。欲知來報。以香取相。乃示馬形。甚非所望。加諸布施。積功懺悔。又以香取。現師子形。雖位獸王。終爲畜類。情倍歸依。又加施戒。乃現人天。方還本國。故其俗法。見五相者。一金錢。取其相者。酬七金錢。俗利其實用。充福物。旣非僧掌。固守彌崇。無論道俗。必先酬價。奘被王命。覩覩具周。旁國

諸僧承斯榮望。同來禮謁。又東山行至建默邏國。佛寺千餘。民皆襍信。城中素有鉢廟。眾事莊嚴。昔如來鉢經於此廟。乃數百年。今移波斯王宮供養。城東有迦膩王大塔。基周里半。佛骨舍利一斛在中。舉高五百餘尺。相輪上**不**二十五重。天火之災。今正營構。卽世中所謂雀離浮圖是也。元魏靈太后胡氏奉信情深。遣沙門道生等。賈大旛長七百餘尺。往彼掛之。腳纔及地。卽斯塔也。亦不測雀離名生所由。左側諸迹。其相極多。近則世親如意造論之地。遠則捨於千眼。睽奉二親。檀特名山。達拏本迹。仙爲女亂。佛化鬼母。

並在其境。皆無憂王爲建石塔。高者數百餘尺。立標記焉。自北山行達烏長那國。卽世中所謂北天竺烏長國也。其境周輪五千餘里。果實充備。爲諸國重。傳云卽昔輪王之苑囿也。僧有萬餘。兼大乘學。王都四周一千餘里。周多諸古迹。忍仙佛跡。半偈避讎。析骨書經。割肉代鴿。蛇藥護命。血飲夜叉。如斯等相。備列其境。各具瞻奉。情倍欣欣。城之東北。減三百里。大山龍泉。名阿波邏。卽信度河之本源。西南而流。經中所謂辛頭河也。王都東南。越山逆河。鐵橋棧道。路極懸險。千有餘里。至極大川。卽古烏仗之王都也。中有木慈氏像。高百餘尺。卽末田地羅漢。將諸工人。三返上天。方得成者。身相端嚴。特難陳說。還返烏仗。南至坦。又始羅國。具見伊羅鉢龍所住之池。月光抉目之地。育王標塔。舉高十丈。北有石門。殊極高大。崇竦重山。道由中過。斯又薩埵捨身處也。自此東南。山行險阻。經一小國。度數鐵橋。減二千里。至迦濕彌羅國。卽此俗常傳罽賓是也。莫委罽賓由何而生。觀其圖域。同罽賓耳。本是龍海羅漢取之。引眾而住。通三藏也。故其國境四面負山。周七千餘里。門徑狹窄。僧徒五千多。學小乘。國有大德名僧勝。奘就學。俱舍順正理。因明聲明。及大

毗婆沙。王愍遠至。給書手十人。供給寫之。有佛牙長可寸餘。光白如雪。自濫波至此。統山諸國。形禮鄙薄。俗習胡蕃。雖預五方。非印度之正境也。以住居山谷。風襍諸邊。自此南下。通望無山。將及千里。至磔迦國。土據平川。周萬餘里。兩河分注。卉木繁榮。於時徒伴二十餘人。行大林中。遇賊劫掠。纔獲命全。入村告乞。乃達東境。大林有婆羅門。年七百歲。貌如三十。明中百論及外道書。云是龍猛弟子。乃停一月學之。又東。那僕底國。就調伏光法師。學對法顯宗理門等論。又東。詣那伽羅寺。就月胄論師。學眾事分婆沙。又東。至祿勒那國。就闍那崛多大德。學經部婆沙。又就蜜多。犀那論師。學薩婆多部辯真論。漸次東南。路經六國。多有遺迹。育王標塔。高二十丈者。其數不少。中有末免羅國。最饒蹤緒。城東六里。有一山寺。昔烏波瓊多。唐言近護。卽五師之一也。是其本住所建。北巖石室。高二十餘丈。廣三十步。其側不遠。復有彌猴墮阮處。四佛經行處。賢聖依住處。靈相眾矣。又東南行。經於七國。至劫比他國。俗事大自在天。其精舍者高百餘尺。中有天根形。極偉大。謂諸有趣。由之而生。王民同敬。不爲鄙恥。諸國天祠。率置此形。大都異道。乃有百

數中所高者自在爲多。有一大寺。五百僧徒。淨人僕隸。乃有數萬。皆宅其寺側。中有三道階。南北而列。卽佛爲母。忉利安居。夏竟。下天。帝釋之所作也。寶階本基。淪沒並盡。後王傲之。在其故地。猶高七十餘尺。育王爲建石柱。高七丈餘。光淨明照。隨人罪福。影現其中。旁有賢劫四佛經行石基。長五十許步。高於七尺。足蹈所及。皆有蓮華文生焉。國西北不遠二百許里。至羯若鞠闍國。唐言曲女城也。王都臨菟伽河。卽恆河之正名矣。源從北來。出大雪山。其土邪正。襍敬僧徒。盈萬多。諸聖跡。四佛行坐處。七日說法處。佛牙髮爪等塔。精舍千餘。名寺異相多。臨河北。樊於此國。學佛使日。胄二毗婆沙於毗耶犀那三藏所。經於三月。王號戒日。正法治世。將五十載。言戒日者。諡法之名。此方薨後。量德以贈。彼土初登。卽先薦號。以滅後美之徒。虛名耳。今猶御世。統五印度。初治邊陲。爲小國也。先有室商佉王。威行海內。酷虐無道。劉殘釋種。拔菩提樹。絕其根苗。選簡名德。三百餘人。阬之。餘者並充奴隸。戒日深知樹於禍始也。與諸官屬。至菩提阬。立大誓曰。若我有福。統臨海內。必能崇建佛法。願菩提樹從地而生。言已。尋視見菩提萌。阬中上踊。遂廻

兵馬往商佉所。威福力故當卽除滅。所以抱信誠篤。倍發由來。還統五方。象兵八萬。軍威所及。並藉其力。素不血食。化境有羊。皆贖施僧。用供乳酪。五年一施。傾其帑藏。藏盡還蓄。時至復行。用此爲常。有犯王法。乃至叛逆。罪應死者。遠斥邊裔。餘者懲罰。蓋不足言。故諸國中。多行盜竊。非假伴。援不可妄進。又東南行。三千餘里。經於四國。順苑伽河側。忽被秋賊。須人祭天。同舟八十許人。悉被執縛。唯選樊公。堪充天食。因結壇河上。置樊壇中。初便生饗。將加鼎鑊。當斯時也。取救無緣。注想慈尊。彌勒如來。及東夏住持三寶。私

發誓曰。餘運未絕。會蒙放免。必其無遇。命也。如何。同舟一時悲啼號哭。忽惡風四起。賊船而覆沒。飛沙折木。咸懷恐怖。諸人又告賊曰。此人可愍。不辭危難。專心爲法。利益邊陲。君若殺之。罪莫大也。寧殺我等。不得損他。眾賊聞之。投刃禮愧。受戒悔失。放隨所往。達橋償彌。外道殷盛。王都城中。有佛精舍。高六十尺。中有檀像。卽昔優闍大王造之。置在天之景也。其側龍窟。聖迹多矣。又東北千餘里。至室羅伐悉底國。卽舍衛舍婆提之正名也。周睇荒毀。才有故基。斯匿治宮。須達故宅。址墟存焉。城南五里有逝多林。卽祇陀園。

也勝軍王臣善施所造。今寺頽滅尙有石柱舉高七丈。育王標樹邊有塼室一區。中安如來爲母說法像。自餘院宇湮沒蕩盡。但有佛洗病比丘處。目連舉身子衣處。佛僧常汲故井處。外道陰謗殺姪女處。佛異論處。身子拗處。瑠璃沒處。得眼林處。迦葉波佛本生地。諸如上處皆建石塔。並無憂王之所造也。寺東不遠。三大深院。卽調達瞿波戰遮女人所沒之處。院極深。邃臨望無底。自古及今。大雨洪注。終無溢滿。又東將七百里。至劫毗羅伐罕堵國。卽迦毗羅衛淨飯王所治之都也。空城十餘無人棲住。故宮甃城周十五里。荒寺千餘。惟宮中一所存焉。王寢殿基上有銘塔。卽如來降神之處也。彼有說云。五月八日神來降者。上座部云。十五日者。與此方述微復不同。豈有異耶。至如東夏所尙素王爲聖。將定年算。前達尙迷。況復歷有三代。述時紀號。猶自差舛。顧惟理越情求。赴機應感。皆乘權道。適變爲先。豈以常人之耳目用通於至極也。城之南北有過去二佛生地。諸塔育王石柱。銘記甚多。都城西北數百千塔。並是瑠璃所誅諸釋。旣是聖者。後人爲造。當斯時也有四釋子。忿其見逼。不思犯戒。出外拒軍。瑠璃遂退。後還本國。城中不受。

告曰。吾爲法種誓不行師。汝退彼軍非吾族也。旣被  
放斥遠投諸國。本是聖胤。競宗樹之。今烏仗梵衍等  
王。並其後也。城東百里。卽是如來生地之林。今尙存  
焉。或有說者。三月八日。上座部云。十五日也。此土諸  
經。咸云。四月八日。斯亦感見之機。異計多耳。又東七  
里。方至拘尸。中途諸異略不復紀。創達此城。不覺五  
情失守。崩踊躡地。頃之顧眄。但見荒城。墮地純陀宅  
基。有標誌耳。西北四里。河之西岸。卽娑羅大林。周市  
輪徑三十餘里。中央高竦。卽涅槃地。有一甌室。臥像  
北首。旁施塔柱。具書銘記。而諸說混淆。通列其上。有

云。二月十五日入涅槃者。或云。九月八日入涅槃者。  
或云。自彼至今。過千五百年者。或云。過九百年者。城  
北渡河。卽焚身地。方二里餘。深三丈許。土尙黃黑狀。  
同焦炭。諸國有病。服其土者。無不除愈。故其焚處。致  
有阬耳。其側復有現足分身。雉鹿諸塔。並具瞻已。又  
西南行大深林中。七百餘里。達婆羅痲斯國。卽常所  
謂波羅柰也。城臨碗伽。外道殷盛。乃出萬計。天寺百  
餘。多遵自在僧徒三千。並小乘正量部也。王都東北  
波羅柰河之西。塔柱雙建。育王所立。影現佛像。觀者  
興敬。度河十里。卽鹿野寺也。周閣重閣。望若仙宮。僧

減二千皆同前部。佛事高勝諸國最矣。中有轉法輪像狀如言說。旁樹石柱高七十餘尺。內影外現眾相備矣。斯卽如來初轉法處。其側復有五百獨覺塔。三佛行坐處。寺中銘塔聖迹極多。乃有數百。又有佛所浴池。浣衣浣器之水。皆有龍護。曝衣方石。鹿王迎佛之地。並建石塔。動高三百餘尺。相甚弘偉。故略陳耳。順河東下減於千里。達吠舍釐。卽毗舍離也。露形異術。偏所豐足。國城舊基周七十里。人物寡鮮。但爲名地。其中說淨名處。寶積淨名諸故宅處。身子證果處。姨母滅度處。七百結集處。阿難分身處。此之五處。後

代各建勝塔標示。自斯東北二千餘里。入大雪山。至尼波羅國。純信於佛。僧有二千。大小兼學。城東有池中。有天金光浮水上。古老傳云。彌勒下生。用爲首飾。或有利其實者。夜往盜之。但見火聚騰燄。都不可近。今則流深叵窮。其底水又極熱。難得措足。唐國使者。試火投之。燄便涌起。因用煮米。便得成飯。其境北界。卽東女國。與吐蕃接境。比來國命往還。率由此地。約指爲語。唐梵相去一萬餘里。自古迴遘。致途遠阻。又從梵吠舍南。濟菟河。達摩揭陀國。卽摩竭提之正號也。其國所居。是爲中印度矣。今王祖胤。繼接無憂。無

憂卽頻毗婆羅之曾孫也。王卽戒日之女婿矣。今所  
 治城非古所築。苑伽南岸有波吒釐城。周七十里。卽  
 經所謂華氏城也。王宮多花。故因名焉。昔阿育王自  
 新王舍遷都於此。左側聖所。其量彌繁。城之西南四  
 百餘里。度尼連禪河至伽耶城。人物希少。可千餘家。  
 又行六里有伽耶山。自古諸王所登封也。故此一山  
 世稱名地。如來應俗就斯成道。頂有石塔高百餘尺。  
 卽寶雲等經所說之處。周迴四十里內。聖迹充滿。山  
 之西南卽道成處。有金剛座周百餘步。其地則今所  
 謂菩提寺是也。寺南有菩提樹。高五丈許。遶樹周垣

壘甑爲之。輪迴五百許步。東門對河。北門通寺院中  
 靈塔相狀多矣。如來得道之日。互說不同。或云三月  
 八日。及十五日者。垣北門外大菩提寺。六院三層。牆  
 高四丈。皆甑爲之。師子國王買取此處。興造斯寺。僧  
 徒僅千。大乘上座部所住持也。有骨舍利狀人指節。  
 肉舍利者大如眞珠。彼主十一月三十日。當此方正  
 月十五日。世稱大神變。身若至其夕。必放光瑞。天雨  
 奇花。充滿樹院。裝初到此。不覺悶絕。良久蘇醒。歷覩  
 靈相。昔聞經說。今宛目前。恨居邊鄙。生在末世。不見  
 眞容。倍復悶絕。旁有梵僧。就地接撫。相與悲慰。雖備

禮謁恨無光瑞。停止安居。迄於解坐。彼土常法。至於此時。道俗千萬。七日七夜。競申供養。凡有兩意。謂觀光及希樹葉。每年樹葉。恰至夏末。一時飛下。通夕新抽。與故齊等。時有大乘居士。爲契開釋。瑜伽師地。爾夜對講。忽失燈明。又觀所佩珠璫瓔珞。不見光彩。但有通明晃朗。內外洞然而不測其由也。怪斯所以。共出草廬。望菩提樹。乃見有僧。手擎舍利。大如人指。在樹基上。遍示大眾。所放光明。照燭天地。於時眾闍。但得遙禮。雖目覩瑞心。疑其火。合掌虔跪。乃至明晨。心漸萎頓。光亦歇滅。居士對曰。旣覩靈瑞。心無疑耶。契

具陳意。居士曰。余之昔疑。還同此也。其瑞旣現。疑自通耳。余見菩提樹葉如此。白楊具以問之。契曰。相狀略同。而扶疎茂盛。少有異也。於此寺東望。屈吒播陀山。卽經所謂雞足山也。直上三峰。狀如雞足。因取號焉。去菩提寺一百餘里。頂樹大塔。夜放神炬。光明通照。卽大迦葉波寂定所也。路極梗澀。多諸林竹。師子虎象縱橫。騰倚每思登踐。取進無由。契乃告王。請諸防援。蒙給兵三百餘人。各備鋒刃。斬竹通道。日行十里。爾時彼國聞契往山。士女大小。數盈十萬。奔隨繼至。共往雞足。旣達山阿。壁立無路。乃縛竹爲梯。相連

而上達頂者三千餘人。四睇欣然轉增喜踊。具覩石罅散花供養。自山東北百有餘里。至佛陀伐那山。有大石室。佛曾遊此。天帝就石塗香以供。行至其處。今猶郁烈。不遠山室。可受千人。如來三月於中坐夏。壘石爲道。廣二十步。長五里許。卽頻毗娑羅修覲上山之所由也。又東六十里。便至矩奢揭羅補羅古城。唐言茅城。多出香茅。故因名也。其城卽摩揭陀之正中。經本所謂王舍城者是矣。崇山四周爲其外郭。上如埤現。皆甄爲之。西通小徑。北關山門。廣長從狹。周輪百五十里。其中宮城周三十餘里。內諸古迹。其量復

多。宮之東北可十五里。有姑栗陀羅矩吒山。卽經所謂耆闍崛山者是也。唐言鷲峰之臺。於諸山中最高。顯映奪。接山之陽。佛多居住。從下至頂。編石爲階。廣十餘步。長六里許。佛常往來於斯道也。歷觀崖岫。備諸古迹。不可勝紀。廣如圖傳。山城北門。強一里許。卽迦蘭陀竹園精舍石基。東戶甄室。今仍現在。自園西南行六里許。南山之陰。大竹林中。有石室焉。卽大迦葉波與千無學結集經教所託之地。又西二十餘里。卽大眾部結集處也。山城之北可五里許。至曷羅閣。姑利咽城。唐言新王舍也。餘傳所稱者是矣。又北三

十餘里至那爛陀寺。唐言施無厭也。瞻部洲中寺之最者。勿高此矣。五王共造。供給倍隆。故因名焉。其寺都有五院。同一大門。周閣四重。高八丈許。並用甄壘。其最上壁猶厚六尺。外郭三重。牆亦甄壘。高五丈許。中間水繞極深池。壑備有花畜。嚴麗可觀。自置已來。防衛清肅。女人非濫。未曾容隱。常住僧眾四千餘人。外客道俗。通及邪正。乃出萬數。皆周給衣食。無有窮竭。故復號寺爲施無厭也。中有佛院。備諸聖迹。精舍高者二十餘丈。佛昔於中四月說法。又有精舍高三十餘丈。中諸變態不可名悉。置立銅像高八丈餘。六

層閣盛莊嚴綺飾。卽戒日之兄滿胄王造也。又有鑰石精舍。高可八丈。戒日親造。彫奘未備。日役千工。彼國常法。欽敬德望。有諸論師。智識清遠。王給封戶。乃至十城。漸降量賞。不減三城。其寺現在受封大德三百餘人。通經已上。不掌僧役。重愛學問。諮訪異法。故烏耆已西。被於海內。諸出家者。皆多義學。任國追隨。都無隔礙。王雖守國。不敢遮障。故彼學徒。博聞該瞻。奘歷諸國。風聲久遠。將造其寺。眾差大德四十人。至莊迎宿。莊卽日連之本村也。明日食後。僧二百餘。俗人千餘。擎輿幢蓋香花來迎。引入都會。與眾相慰問。

訖。唱令住寺。一切共同。又差二十人。引至正法藏所。卽戒賢論師也。年百六歲。眾所仰重。故號正法藏。博聞強識。內外大小一切經書。無不通達。卽昔室商佉王所阬之者。爲賊擊出。潛淪草莽。後興法顯。道俗所推。戒日增邑十城。科稅以入。賢以稅物成立寺廟。樊禮讚訖。並命合坐。問從何來。荅從支那國來。欲學瑜伽等論。聞已啼泣。召弟子覺賢說以舊事。賢曰。和尚三年前。患困如刀刺。欲不食而死。夢金色人曰。汝勿厭身。往作國王。多害物命。當自悔責。何得自盡。有支那僧來此學問。已在道中。三年應至。以法惠彼。彼復流通。汝罪自滅。吾是曼殊室利。故來相勸。和尚今損正法藏問。在路幾時。樊曰。出三年矣。旣與夢同。悲喜交集。禮謝訖。寺素立法。通三藏者。員置十人。由來闕一。以樊風問。便處其位。日給上饌二十盤。大人米一升。檳榔豆蔻龍腦香乳酥蜜等。淨人四。婆羅一。行乘象輿三十人。從大人米者。杭米也。大如烏豆。飯香百步。惟此國有。王及知法者。預焉。故此寺通三藏者。給二十盤。卽二十日。漸減通一經者。猶給五盤。五日過此。已後便依僧位。便請戒賢講瑜伽論。聽者數千人。十有五月。方得一遍。重爲再講。九月方了。自餘順理。

顯揚對法等並得諮稟。然於瑜伽偏所鑽仰。經於五年晨夕無輟。將事博義未忍東旋。賢誠曰。吾老矣。見子殉命求法。經途十年方至。今日不辭朽老。力為申明。法貴流通。豈期獨善。更參他部。恐失時緣。智無涯也。惟佛乃窮。人命如露。非旦則夕。即可還也。便為裝行調。付給經論。契曰。敢聞命矣。意欲遍巡諸國。還途北指。以高昌昔言不得違也。便爾東行。大山林中。至伊爛拏國。見佛坐迹。入石寸許。長五尺二寸。廣二尺一寸。旁有瓶迹。沒石寸許。八出花文。都似新置。有佛立迹。長尺八寸。闊強六寸。又東南行。路經五國。將四

千里。至三摩呬吒國。濱斥大海。四佛曾遊。見青玉像。舉高八尺。自斯東北。山海之中。凡有六國。即達林邑。道阻且長。兼多瘴癘。故不遊踐。又從西行。將二千里。達揭羅拏國。邪正兼事。別有二寺。不食乳酪。調達部也。又西南行。七百餘里。至烏茶國。東境臨海。有發行城。多有商侶。停於海次。南大海中。有僧伽羅國。謂執師子也。相去約指二萬餘里。每夜南望。見彼國中。佛牙塔上。寶珠光明。騰燄暉赫。現於天際。又西南行。具經諸國。並有異迹。可五千里。至憍薩羅國。即南印度之正境也。崇信佛法。僧徒萬許。其土寬廣。林野相次。

王都西南三百餘里有黑蜂山。昔古大王爲龍猛菩薩造立斯寺。卽龍樹也。其寺上下五重。鑿石爲之。引水旋注。多諸變異。泐波方達。今淨人固守。罕有登者。龕中石像形極偉大。寺成之日。龍猛就山以藥塗之。變成紫金。世無等者。又有經藏。甲縛無數。古老相傳。盡初結集。並現存在。雖外佛法屢遭誅殄。而此一山住持無改。近有僧來於彼。夏坐。但得讀誦。不許持出。具陳此事。但路幽阻。難可尋問。又復南行。七千餘里。路經五國。並有靈迹。至秣羅矩吒國。卽瞻部最南濱海境也。山出龍腦香焉。旁有巖頂清流。繞旋二十許

帀。南注大海。中有天宮。觀自在菩薩常所住處。卽觀世音之正名也。臨海有城。古師子國。今入海中。可三千餘里。非結大伴。則不可至。故不行也。自此西北四千餘里。中途經國。具諸神異。達摩訶刺他國。其王果勇威英。自在。未賓戒日。寺有百餘僧徒。五千大小兼學。東境山寺。羅漢所造。有大精舍。高百餘尺。中安石像。長八丈許。上施石蓋。凡有七重。虛懸空中。相去各三尺許。禮謁見者。無不歎訝。斯神也。自此因循。廣尋聖迹。至鉢伐多國。有數名德。學業可遵。又停二年。學正量部根本論。攝正法論。成實論等。便東南還那爛

陀參戒賢已往杖林山勝軍論師居士所其人剎利種學通內外五明數術依林養徒講佛經義道俗歸者日數百人諸國王等亦來觀禮洗足供養封賞城邑。奘從學唯識決擇論意義論成無畏論等首尾二。年。夜夢寺內及外林邑火燒成灰見一金人告曰卻後十年戒日王崩印度便亂下當如火蕩覺已向勝軍說之。奘意方決嚴具東還及永徽之末戒日果崩今並饑荒如所夢矣。初那爛陀寺大德師子光等立中百論宗破瑜伽等義。奘曰聖人作論終不相違但學者有向背耳。因造會宗論三千頌以呈戒賢諸師咸稱善。先有南印度王灌頂師名般若邈多。明正量部造破大乘論七百頌。時戒日王討伐至烏荼國諸小乘師保重此論以用上王請與大乘師決勝。王作書與那爛陀寺可差四僧善大小內外者詣行在所。擬有論義戒賢乃差海慧智光師子光及奘爲四應命將往未發聞有願世外道來求論難書四十條義懸於寺門若有屈者斬首相謝。彼計四大爲人物因旨理沈密最難徵覈如此陰陽誰窮其數。此道執計必求搗決彼土常法論有負者先令乘驢屎瓶澆頂公於眾中形心折伏然後依投示爲皂隸諸僧同疑。

恐有敝負默不陳對。奘停既久，究達論道，告眾請對。何得同恥，各立旁證。往復數番，通解無路。神理俱喪，溘然潛伏。預是釋門，一時騰踊。彼既屈已，請依先約。奘曰：「我法弘恕，不在刑科。稟受我法，如奴事主。因將向房，遵正法要。彼烏荼論，又別訪得。尋擇其中，便有謬濫。謂所伏外道曰：汝聞烏荼所立義，不曰彼義曾聞，特解其趣，卽令說之。備通其要，便指纖芥。申大乘義，破之。名制惡見論，千六百頌，以呈戒賢等師。咸曰：斯論窮天下之勅寇也。何敵當之。」

高僧傳二集卷第四



0 4491



71004904

L499.2

4491

21



.2  
1